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雞澤縣志卷之二十

蕭山王錦林粵巖增輯

靜海牛思永

校訂

藝文

毛萇為河間獻王博士倡明詩學傳授生徒遂使秦坑之後三百篇之義炳如日星大漢文章卓越千古邑為毛氏生長地流風餘韻歷世常新宜乎人文蔚起著作爛然覽之者咸知溫柔敦厚風雅遺型猶在也因輯其有關地事及詩文尤雅者與史傳諸篇並

載志藝文

著述

漢毛萇

毛詩二十卷

明郭潤

春秋宗傳四書一得

陳厚

元齋社吟集

劉

誠

千秋日鑒錄 洪範補註

周易演解 皇極經世補註

趙鼎

詩經會意

郭都

西田文集

賈熙載

勸民格言

劉錫

鈍菴文集

康應乾

澹齋遺稿

殷大白

四書

五經副墨

殷淵

蒙寬錄

國朝殷岳

留耕堂詩集

范育蕃

深柳堂詩集

齊祖望

讀易辯疑 誤 四傳偶筆

尚書一得

詩序叅朱

說禮正

齊祖頊

樂道堂文集 書鈔 述異編

千文古事

澹菴

王寬

四書小解

菊花

百韻詩

奏疏

請賑濟疏

山東  
巡按 劉錫

為地方連年重災懇乞天恩破格賑濟以救民命以安地方事據山東布按二司守巡東兗道左叅政鮑道明副使王教呈據兗州府申查得上年賑過沂費等二十四州縣支過雜糧八萬八千九百七十二石零米二萬八千九百五十石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兩分投委官加意賑恤是以垂亡之民得以延至今日不期今春亢旱二麥無收至夏復遭大水田禾盡行滄沒民無貧富家家缺糧處處告賑

冬春之間所屬二十七州縣俱當賑濟其合用錢糧比照  
上年必當加倍預備但本府併所屬州縣倉庫俱空賑濟  
錢糧實難措處等因具呈到臣臣會同巡撫山東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設策賑貸以安民心已經備行  
各官議處賑貸去後今據前因議照山東兗東二府所屬  
州縣今歲水災重大實與去年相同而人民饑荒較之去  
年則甚蓋災傷去處既濶倉庫積蓄又空移粟則無糧移  
民則無地以兩府之廣生民之衆坐懸罄之室待就水之  
期萬一不逞之徒招之難保其帖然無事也况前項饑荒



地方實漕運經行之路國儲命脉關係不小雖潢池弄兵  
旋當殄滅而一切資調所費已多與其戡亂於已然不若  
弭患於未然之為得也伏請給臨清倉或漕運糧米二十  
餘萬石併內帑銀數萬兩與臨清倉原貯本省各兵糧米  
一併支發容令臣等分發被災州縣督同該導委官及時  
賑濟不惟有以活垂亡之民亦可以銷未萌之禍矣地方  
幸甚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緣係地方連年重災懇乞  
天恩破格賑濟以救民命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劉尚節親齎謹題請旨

報獲賊疏

前人

為擒獲各省逆賊首惡事恭照逆賊師尚詔極惡無將罪  
盈不道縱應死之獄至幾千人殺無辜之民以數萬計誠  
聖世之大憝天誅之當旋者也再照師尚清史其李汝義  
贊助元惡妄居偽官律應均坐王保兒等羽翼羣姦肆行  
劫掠事屬故犯法無可原各擬前罪情俱無枉及照師尚  
詔等糾烏合之衆逞狼顧之雄聲徹兩京勢搖六省仰伏  
皇上神威遠布廟算無遺協從奪心渠魁授首臣等待罪  
東土幸道他虞念藉洪休何勝私忭但此賊兇奔鼠竄雖

當推敗之餘詭跡潛形尚蓄猖狂之志乃臨清兵備副使  
李憲卿莘縣知縣江文式令嚴譏察坐獲元亮此則陳力  
矢心功應重錄者也曹濮兵備副使董德明署都指揮食  
事李明元法容隄防躬擒捕寇此則合謀共事功亦可嘉  
者也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藩籬謹  
而睥睨沮謀指視明而官民用命早除惡本陰折禍萌此  
則體國奉公功應首論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勘如  
果無異將沈應龍等查議功奏請陞賞該道縣委官郭世  
卿等民兵劉棟等量給賞犒以彰聖政以勵人心逆賊師

尚詔合無容臣會同巡撫都御史沈應龍押赴市曹處決  
 傳首河南地方梟掛惟復容河南巡撫官差人取至彼處  
 併師尚金玉廷用等查問處決師尚清等就近山東行刑  
 免送河南以省勞費有名未獲逆賊師尚連等併師尚詔  
 等各律應連坐家口及應沒官財產備行各該撫按官徑  
 自督拿查追問施行緣係擒獲隔省逆賊首惡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劉承訓親齎謹題請旨

辨冤疏

閩南 殷大白  
 副便

為微臣奉調入鄖遭仇陷禍叩乞聖慈憐勅督師虛公覆

察明大法以合人心事竊惟人臣以身受職一旦殞首沙  
場固所上願即不幸而為法受辜倘果由失悞梟磔何辭  
乃臣奉調入鄖後人而發先人而至無令敢違因隙遭陷  
致閣部嗣昌恭奉嚴旨轉批究擬坐以失悞軍機之律皇  
上明共日月遐邇呼天臣不能不號控一言以祈閔察蓋  
臣懼此慘罪由鄖道周夢尹陷之也臣與夢尹同事一方  
臣疾惡如仇尹身為穢府至爭老蕩賊之安插爭金漆潦  
之防江講折俱有大案而直發其縱僕通賊黃金三斗之  
私夢尹於臣遂成不共不至殺臣不已去年十二月初三

日督師調臣檄稱賊勢南趨入鄆聽令未嘗云賊勢西爰  
迎頭勦殺之臣必直抵鄆陽然後有令可聽迨臣捧檄入  
鄆而夢尹捕風搆陷以賊闖白土閔控報督師矣州縣塘  
報具在賊由松杉連線河入平利南界未經白土且白土  
非闕無城隘居民可守架言閔閔聳聽閔部以此坐叅臣  
罪矣尹又捏報十六七日移文止臣畢竟不聽乃臣二十  
二日抵鄆城西七十里始得尹咨架言十六發行不知此  
數日者尹之信使何在且同日一奉部閔劄付一接鄆道  
咨文閔部令之來鄆夢尹止之勿入聽閔部乎聽鄆道乎

閣部繼復以此加叅夫使鄖道果有所稱令旗相示臣不  
疾走西歸寸斬奚怨然而索之烏有也又使原奉檄文果  
有迎頭截殺之語臣不由竹溪臣罪當死乃所調入鄖  
令原為賊勢南趨者二十九日奉到劄文尚謂原調入鄖  
助鄖撫斷山之用何嘗有迎擊之算今乃以此告之皇上  
為臣之死案耶道臣無竟提撫兵之權候詳而携本色順  
流尤出遵令止因南趨西奔兩計相背夢尹從中捏陷不  
得不委臣以不由竹溪之罪是役臣於鄖殺臣於竹未與  
臣以殺賊之區先坐臣以失道之罪由竹溪三字何以申

大法而服萬世之心也乎叩乞皇上勅下督師嚴察闕閔  
之誣電臣未嘗失悞之罪少加剖明微臣幸甚天下幸甚  
臣曷勝惶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差男生員殷淵齋捧謹  
具奏聞

齋奏疏

廩生

殷淵

為臣父疏控齋奏臣身抱病愆期泣懇聖慈憐祭事竊照  
淵父大白遭仇陷害泣血籲天拜疏發自西安於六月二  
十四日差淵齋捧入告不幸行至闕鄉疽發於背延醫急  
治伏枕一十三日始得回生又值處處荒寇梗塞遲至本



月二十六日方達都門忽聞已奉軍前正法之旨淵一痛  
殞絕死而復甦恨此殘軀萬磔奚補既不能星馳赴闕早  
徹天聽而事至後期淵父畢命旦夕更隱忍不聞是終忍  
於背父也皇上方以孝治天下安容有此人子哉謹泣抱  
原疏匍匐上奏叩乞聖恩俯鑒淵父雖為法受戮原無失  
悞軍事之實一蒙睿照淵父死有餘榮不然遲悞父命不  
孝之罪致萬死難贖矣淵不勝哀鳴待命之至

呈稿附

前人

為皇恩大赦懇祈祭例代題以雪沉寃以扶歸樞事生員

父前任陝西關南道副使殷大白於崇禎十三年禍被閹  
部楊嗣昌叅題為飛報獻賊西奔事奉聖旨督師輔臣提  
究轉行署按察司汪批西安府廳會審招擬邊遠充軍蒙  
申未允再行按察司楊核議府廳縣覆審加擬重辟坐以  
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南失悞軍機之律  
矣具題候旨未下於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羈繫中暑久  
痢醫藥不效以死前後差官相視無異經申閹部奉有軍  
前正法之旨緣病故在先奉旨後察明移咨到部業經  
一載第以寇盜阻塞文移稽遲至今未到生員泣守靈柩

年復一年三千里外未珠新桂衣囊罄盡惟有茆茨待盡  
而已忽抄傳抵報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刑部等衙門接出  
聖諭大赦中外於赫皇仁遍燭幽隱之冤邪開三面之網  
生員父服官十有八載積有政聲在興守城著十大勞績  
野戰稱三大奇捷如修敵臺儲戎器教技射墾荒田信賞  
罰緝奸宄飭江防通商賈禁暴兵恤長吏十大勞功各有  
實績另冊總非貪庸喔哵之所能辨者興元到任三日即  
背城借一以走閩索威蕩賊仍智激閩索刼殺蕩賊一千  
餘名積屍江岸行令路官王國愛等掩埋諸上臺通知不

掩取報功興元盤踞數萬之賊崇朝廓清此其稱戰功者  
一再閱數月有鳳凰山之捷先尾狼邊賊一股掠入州界  
夜發練兵監生劉其明領鄉兵五百餘名追賊三晝夜行  
五百餘里及賊斬級以百計獲牛驛驢以三百計弓矢糧  
糗俱為我奪此其稱戰功者二期年又有小目連之捷領  
兵將官張鵬翼等監生劉其明等水陸並進冒險攻山斬  
賊一百二十九顆解散難民三千餘名號佛滿山戈甲填  
路而其稱戰功者三塘報各院一一在案已經具題下部  
而拙守無營亦灰滅而無餘矣其餘真心實政捕斬零賊

不敢一一枚舉瑣陳於憲臺之前興元斗大孤城十年寇  
殘無兵無餉甚且無民張空拳以撻伐莫虛甄而穀炊者  
諸上臺無不洞悉無不嘉勵以為第一清操第一能手祇  
以剛心正氣為權奸所不容急公趨令而反以後至蒙寬  
生含不洗之羞死無依泊之所暴柩逆旅血灑九泉海內  
仁人君子聞見無不慟心生員自恨力綿識淺日夜悲號  
徒懷吉盼代死之誠終鮮緹縈救父之績恭讀聖諭二款  
一監犯贅廢篤疾及七十以上者即與辯請奏奪一內外  
各衙門凡凌遲斬絞永遠充軍終身等罪果有革涉曖昧

刑部題本  
卷之二十一  
七

情可矜疑及情輕罪重律例不合者俱着覆審分別減等  
奏請定奪欽此竊照生員父罪犯病故照暫廢篤疾及七  
十以上之例情倍可矜又監軍文吏原非為領兵官所監  
之兵自有副將趙大省在為之統領律例不合者一也閩  
部調兵原助鄖撫入山之用原檄具在非取迎擊原無期  
限生員父除聽詳順流七日而抵鄖為聽令之所無悞期  
限律例不合者二也賊自馬軍山起營東西二千餘里曾  
無主客一兵一將前後擊賊生員父策應誰何律例不合  
者三也賊盤踞州境二十日進不得攻退無所掠紅土坡

一戰斬其目小閔索等一十七名志折氣阻復馳而南生  
員父奉督撫令當陣身先士卒四鼓出城幾陷虎口所屬  
城邑堡寨一無失陷有何失機律例不合者四也當原賊  
無闖關止憑於荆道讐口之捏報閩部更有另酌進止之  
文情輕罪重律例不合彰明較著矣生員父投審具有揭  
帖覆疏辨揭鄭興地里圖說奉文月日表文移抄冊共五  
本經投各院既審定律具有微臣奉調入鄭遭仇陷禍一  
疏奏達睿覽備述始末經投內閣科部各衙門念載忠勤  
一朝盆死應在聖主洞察中故留中未下生員父羈囚著

述補註三經四書具疏而後絕粒生疴病痢不悟一死所  
飲恨而吞聲者獨是當原調兵之意出於周夢尹之邪謀  
朋比洛移所稱獻賊西奔鄭襄之間年來快事者生員父  
永訣趙副將書曾經指出揭尾所稱情之深者未敢揭揭  
言之是矣閭部原調離秦兵取踈秦防放賊入秦以委罪  
於秦之督撫追賊終不能入秦而始撫拾宵間特恭一有  
功無罪之道臣以卸銜已過使生員父無奉令入郿坐守  
興安當由虜入漢中要道賊何自而萌西奔也耶賊之西  
奔閭部實使之夢尹實串合之張機發機雉雁兔脫煌煌



天語事涉曖昧蓋為生員父發之覆者雖益死經歲骨枯  
肉冷而事關朝廷賞罰之大公道不白於人心安望其磨  
礪一世為忠貞趨事之的乎人臣品節所關冤莫詐泣  
懇大業師慈亮無方正直是與察照恩詔內覆審奏請定  
奪事例批發按察司一一詳核監軍果否為領兵官原檄  
調兵果否為聽令入鄆有無期限猷賊西奔果否經松杉  
河連線河一帶有無塘報可據白土有無開隘攻闖等情  
鄭道捏報闖關有無爭執防江招安蕩賊讐障並在興治  
狀城守十大勞績有無虛飭三大戰功有無塘報在卷逐

一 察明代題昭雪並准扶柩歸里少慰忠靈於世道人心  
尚留不幸中之幸耳為此泣血具呈須至呈者

傳

毛遂傳

節錄平原君傳

史記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遂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

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  
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  
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  
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  
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  
議論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  
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  
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

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  
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  
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  
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  
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  
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  
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  
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  
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生此

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

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元達傳

宋史

元達初名字旻洺州雞澤人身長八尺餘負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苦妻耒耜慨嘆而去之事任俠縱酒膏醉見道旁槐樹拔劍斬之樹立斷達私喜曰吾聞李將軍射石虎飲羽今樹為我斷豈神助歟嘗從少年數十百人欲起為盜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時郡以戶籍調役達當送徒闕下行數舍乃悉縱之曰吾觀汝曹亦丈夫也豈樂為是

哉可善自為計吾亦從此逝矣已而郡遣追捕至則達援  
弓引滿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亡命山林間為鄉里患太  
宗居晉邸時達求見得隸帳下嘗侍太宗習射園中命之  
射達射四發不中的已而連中上喜為更其名曰達及即  
位補御龍直隊長雍熙初累遷端州刺史繼領本州團練  
使時州郡部送亡命者至闕左右諷殺之達奏曰此類竄  
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不如赦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且以  
成好生之德上悅因悉原之端拱二年擢侍衛步軍都虞  
侯領幽州刺史歷北面行營都部署由常山鎮入為京城



巡檢淳化四年卒年四十二贈昭化軍節度達難奮自草  
野歷職戎署至交士大夫能折節盡禮人以事稱之

齊宗閔傳

副使

康應乾

齊公臨溪者諱宗閔字子孝謹厚信義君子也行年八十  
有五客冬扶筇造不佞之廬欷歔太息曰某奄奄耄矣尺  
尺為泉下人惟子知我誌銘之役敬以屬吾子不佞德公  
也深知公也素可無言為公紀竊思公善調攝吐納之理  
遐齡未艾闔浮世界修短難憑倘一旦犬馬先溝壑不竟  
負公知哉然誌銘又不可以預設請為公立傳可乎按公

世為雞澤人居邑之西南鄉柳下村四世以上無可考高祖諱有才者家世業農生端端生福是為公大父始延師教子彬彬乎向於禮矣福生錦即公之父義民冠帶家溫食厚好善樂施嘉靖初歲大侵輸粟救荒本府給匾旌之曰尚義云元配馬繼配吳生三子長宗堯任巡檢次宗舜俱馬出次即公吳出生於遺腹茫茫邈孤生而失怙然猶幸兄相庇也比年十二兩兄與之析居矣然猶幸母相依也比年十五母氏為之辭世矣形影相弔進退無門悠悠世途抑鬱誰語時為仰天推心肝腸摧裂已耳居喪哀毀

骨立一如成人禮事兩兄如嚴君迨年十七家計漸凋鉛  
槩之願莫酬刀筆之途聊試厯役本府守法奉公會郡守  
趙公欲照大江以南行條鞭法而恐北地之未協也爰集  
羣吏商之衆無辭置對公獨抗聲曰善於是左擘右畫朝  
陳夕議三年冊成犁然大有當於郡守之旨乃申呈臺使  
者詳允至今行之無不稱便維時備兵使者毛公亦知條  
鞭之舉悉出公裁檄本縣優獎之自是道府申呈文移一  
切諮之於公即立報可以當事者公精白一心絕無私窟  
假之為自潤計時對知者慨然曰吾不幸不能讀書取科

第就此異途謹奉三尺惟勤即上臺憐我屢垂明問凡有  
條議祇期畢此一得之見以不負委任已耳脫有秋毫覲  
覲墮落名檢狗彘當不食吾餘也初選山東蒲臺縣典史  
歷陞漢州之吏目沁水縣主簿尋改濟陽縣主簿歷官四  
任俱有能聲始終廉勤如一所在羣邑長吏罔不折節延  
訪時政得失奉以周旋焉濟南殷太宰稱之曰齊尉真循  
良吏彼頭巾子遠弗若也司銓者竟束於資格轉趙府典  
儀正公惟義命是安援七十例致仕歸里時與野老嬉遊  
園圃商雨較晴求田問舍或持籌計生業或俯几覽羣書

或揮麈而談仲長統樂志之篇或鼓掌而詠陶淵明歸來  
之賦置鄉人於不校取仁義以存心邑大夫敦請以為鄉  
飲賓桑梓中尊信以為宗盟主乃其桂蘭森茂曾元繁衍  
冠裳濟濟詩禮振振張君之後百忍堪追于公之門駟馬  
可待矣應乾曰余於臨溪齊公而悲人事焉夫漢廷置相  
不外刀筆國初掄才爰有三途乃今則倚重科目矣彼橫  
今拖紫享大官之俸者奚啻几遷而喙長三尺手重五斤  
試以當盤錯之用蔑有濟也甚或簞簞不飭笑罵由人遠  
以方公之才品愧矣無論公仕即其孝友性成義讓律已

清真足以集事忠諒足以維風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仁者  
後必昌余又幸有天道焉

殷仲子傳

貢生 郝挺

殷仲子名淵字澄之副憲大陸先生之次子也性簡亢不  
屑一切卓然以忠孝自負年十四補弟子員尋食餼讀書  
明大義論著高闕為文孤奇傲岸意所祇服於古不數人  
俗士相與非笑之仲子益自信仲子事大陸先生最孝兄  
伯巖氏與仲子最友善而仲氣沉摯其敬慕尤篤諸所爭  
執不憚十反出於德愛之誠以故伯巖愛而敬之庚午伯

巖舉高第仲子志未售遂却閑營小室於邑之別墅將屬  
秣為必勝計而太夫人以佐大陸刺捷為計至仲子即趨  
赴日號涕蠶叢鳥道間扶櫬歸方藁葬未息肩念先生獨  
遠仕形影相吊復束裝提三尺劔涉萬里趨侍先生積三  
年不稍內顧先生迫令旋里出郊泣復返其篤愛固天性  
也會先生以治叙最遷閩南使備兵於興元未至而老蕩  
蕩閩索諸賊據險結陣遮先生於洵江上下仲子進先生  
曰州人無主緩則賊乘其空我從間道遶出賊背使倉猝  
不知所出則賊可殲也先生頷之遂乘夜疾行由深澗越

嶢嶺馬間不能行又夜沉先生憊甚仲子左執劍右掖先生行六十里比曉竟得抵州州人呼躍震天地賊奪氣遁去仲子偉幹黝目面矐黑鬚髮怒張每至輒先登大呼所至辟易故先生鎮興年餘斬渠魁散脅從壑荒塞繕城雉扼劇寇使不得西則仲子之力居多初武陵昌視師襄楚面謾謂賊易滅及屢敗衄賊愈熾昌懼誅又以前括餉與先生意不合遂誣劾先生違令失機以委罪自謝有旨下大將軍對簿昌持之益急仲子乃疾駟至京師擊登聞鼓上辨且劾昌姦庸誤國狀時昌方荷隆眷近貴皆比暱無



敢直先生者疏八上不嫌嚴法令回奏舉朝震動仲子暴  
血誠以死生爭之申辨不稍挫移乃得蒙聖慈置弗問而  
前所執昌疏亦留中不復下會先生以病卒咸中仲子長  
號泣血與伯氏巖捧靈旒歸葬焉仲子自傷貧賤不能鋤  
姦雪恥抒嚴父之情雖漆身曜日思一刺姦人之腹而未  
有當也是時仲子聲名籍甚燕趙節義之士爭向慕焉仲  
子高峻治廉隅是已遂前恥居人下交遊落落不假令人  
亦多畏憚之裏事畢聯里社冠帶之倫執爵酌申六義期  
興物教民以廉耻敦睦之行移易頽俗後見國事日非知

天下將有事遂杖策入西山築室於太行之巔讀經濟書  
蓄死士學技擊彈射星厯占候輿圖山河險要無不精徹  
甲申逆闖北犯闕置偽署屠戮縉紳河北郡邑冠蓋者皆  
迎拜恐後仲子隱太行山愈甚作三月一日詩以見志及  
後神州陷沒聞先帝之變乃呼天飲血偕所養士得數十  
百人遂仗劍馳入邑城偽令毀服遁匿仲子設先帝位發  
喪召士民申以大義馳檄徵兵舉大事遠近爭應之而城  
中部勒尚未就會偽將軍為王師所敗擁衆南竄人心  
震搖而先時從賊諸牙會恐事成並誅因乘機追入偽合

賊勢復熾諸人以事敗稍引避仲子辭不去賊至抗聲怒罵不少屈遂死夫子廟之西側仲子有大志洪經術多壯畧彬彬質有其文思以大用於世而數奇不逢時遺君父之難忠孝俱困君子傷之

殷岳殷淵合傳

檢討 申涵昉 永年

雞澤殷岳殷淵兄弟皆能文負奇氣為河朔間賢豪士岳字伯巖號崇山修髯廣顙喜賓客好遠遊淵字仲泓鬚張目黥兼有瞻力兄弟為制舉業各不相下岳文雄博有聲勢庚午舉於鄉淵文峭刻不易解故屢困躓諸生間父大

白起家孝廉仕閩南道憲副當徃來川陝間兄弟皆從岳  
嘗探奇岷峨太華之巔据石長嘯盤礴不忍去淵則舞稍  
擊劍問以數騎破賊萬餘軍中皆驚傳殷公子神勇時楊  
嗣昌拜劍視師臨兩藩素啣大白剛介遂以逗撓罪委之  
法當死淵徒跣伏闕陳冤狀不報大白仰藥卒岳兄弟髮  
指皆裂相漑血志在必復仇退而養死士將來間為荆鼉  
計會嗣昌誅乃已時以歌賦發其悲憤聲隨淚下甲申亂  
兄弟避難廣羊山結茅椽地以箕穎之節自期許邑偽令  
檄召之淵叱曰好頭顱暫寄頂上耳賊安可見也因與兄

岳謀為莊烈帝發喪舉義兵討賊淵仗劍先發岳載甲械  
後從偽令聞之懼毀服匿淵入城方率邑人發喪制服痛  
哭文廟中而諸蠹役素佐賊令為虐者恐事平並得重譴  
遂與偽令秘謀乘賊率潰衆南下聲勢人心惶惑遂率其  
黨執淵於明倫堂淵抗聲怒罵不屈死時年蓋三十有八  
也偽令遣騎捕岳岳未及城十里聞變遽易服走賊追之  
急會冢鬼盟夜遣精甲自郡往迎殺其叛奴張問仁乃免  
於難岳遂南渡依漕使者白公抱一至金陵寓雞鳴寺每  
夕登樓痛哭人皆莫測其意中原既定岳上䟽理弟淵事

置佐職諸役於法部檄謁選得睢寧令皂帽布袍騎驢之  
官為治清剛有父風無何得家皂盟招隱書遂棄官仍騎  
驢歸里歸而結廬村僻顏曰巢壑與家皂盟及張命士蓋  
相定為世外交時號廣平三君始為詩氣格在漢魏間不  
作詹詹語然而好遊益其襍被不解足跡幾遍天下遊盤  
山則公卿爭欲結鄰遊百泉則與孫徵君定交遊岱宗則  
宿嶽頂欲觀日出遊大驪則愛其風土而有卜居之意天  
台嵩少林廬諸名勝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  
不及後又單車載所愛姬從故人入寧夏幕遊塞外登賀

蘭山而歸嘗言小世界不足徃來以不及遍遊海外為恨  
晚年多病遊少輟然以好客故家貧甚饘粥每不繼會故  
人有開府閩中者慨然曰吾其為武夷之遊乎遂裹糧往  
至即病竟未及遊武夷而客死於閩年六十有八矣兄弟  
皆無子岳卒後以從子之紐之孫渥為嗣之紐字伯芽亦  
隱君子也

贊曰殷氏伯仲患難時家息盟始終與其事稱莫逆交予  
不及見仲宏而兄事伯巖故時時聽其抵掌談舊事或頻  
首欲泣或按劍欲怒或浮白擊節欲狂蓋悲歡所感觸也

雞澤縣志 卷之二十一  
求之古人中伯巖類靖節而好遊仲宏類灌夫而死義豈  
徒以文藻博蜚聲哉獨伯道之嗟則蒼蒼者真不可知矣

殷之紐傳

前人

殷之紐字伯茅號樊桐雞澤人也少受學於叔祖憲副大  
陸公大陸公二子伯巖岳仲宏淵皆公叔父行年少於公  
磊落多俠氣公獨平易近人沉靜好讀書是以二叔聲望  
日籍籍在人口而公名不出閭里間大陸公獨顧而奇之  
曰此吾家有道也及命二子從之學公為二叔詩解經書  
大義日夜娓娓不倦故二叔終其身愛而敬之屢試棘闈



不售辛酉值覃恩拔入國學廷試高等授知縣公志在科  
名恥不就甲子中副車於是遠近始知雞澤殷生能文章  
有志操相州張司馬湛虛曲安劉司空簡齋爭執東邀之  
欲為其子弟矜式公笑曰嘻吾豈以硯田博溫飽哉拒不  
往甲申以後遂晦迹逃名決意超然於物外時國家初定  
需才甚急凡七奉部檄催就選公堅卧不起自是杜門謝  
客足跡不出里巷自扁其室曰確堂確乎其不可拔也日  
讀書課子於室中嘗曰功名富貴自有天命至勵行修德  
利人濟物之道則一身所得自主遂留心經術研究理學

雞澤縣志 卷之二十一  
凡古今興亡治亂得失必窮極其源流自漢唐以迄宋元  
皆確有所見非徒口耳涉獵宋儒性理諸書無不周覽謂  
諸子各因所學起見遂分異同若折衷於聖人又何紛紛  
聚訟為也其學一以躬行實踐為主不事浮華鄉居三十  
餘年未嘗一謁長吏有司聞風式廬冀得一瞻丰采公率  
以老病謝卒不獲見皆歎息去食伯巖棄官歸居比戶唯  
旦暮一相過從以道義相敦勉而已伯巖好客客來公輒  
避去家素貧亂後益凋零薄田數畝不足以供朝夕公宴  
如也里中執經問字者戶外屨漸滿公開誠善誘士林推

為祭酒鉅鹿楊方伯猶龍負海內重望慕公名欲延為其  
子履吉師公初不應伯巖力勸之乃設帳於南亭猶龍大  
喜曰兒輩得大賢教誨矣踰歲歸老而好學益篤五經皆  
有論述尤喜讀易曰可以寡吾過年幾八十猶能作小楷  
類顏魯公麻姑壇行書得米顛筆意時仲宏先以義死伯  
巖後以遊死公晚年孤立鬱鬱善病年八十三而卒子仔  
能讀父書乙卯舉於鄉公猶及見之云

贊曰予嘗從伯巖坐間一接先生眉宇道氣迎人繼與令  
子孟肩足交乃悉其生平行事有踰垣避世之風使置古

今高士傳中如先生者寧可多得耶世之輕於出處者望  
確堂而色咋矣

三姓同墳傳

苑立元

施馬張三姓者山西洪洞縣之大桑樹村人也世係比鄰  
情好誼篤有明永樂年間遷山西之民以寶畿內遂同卜  
宅於浮圖店之東門裏同居共爨儼若一家迨其歿也仍  
歸一土迄今纍纍相望闔邑資為美談嗟乎人之相親莫  
過於父子兄弟然徃徃骨肉相殘操戈一室分門各戶視  
若仇讐彼三姓者聯異族為同體合鄉黨為一家生居一

室死葬同墳豈其天性之獨良抑亦教化之有素與吁是可風也

武龍小傳

教諭

尤淑孝

大興

武龍者雞澤槐橋村人也其父執競與伯成皆庠生乾隆十年冬執競與成之女口角成適患病惡其罵起欲歐執競誤跌地傷其尻訟之縣下執競獄龍出為哭乞於官入則哀求其伯時雪深三尺寒可墮指龍往來鄉城間日數次伯憐之曰吾貸汝父矣龍喜入城市酒脯遠饌伯及門聞哭聲知伯已死頓足曰官倘以伯之死由吾父為之奈

何吾當以身代哭而出越日見鄰井一尸乃龍也衆始悟  
官亦哀其志父獄旋釋時年二十方應童子試耳乃能捐  
軀援父不顧一死死雖愚而孝有不可沒者余叨秉邑鐸  
表嘉行以風俗固職所宜也爰為作傳以記

記

新建廟學記

金承安三年  
知縣高琛建

尚書  
左丞董師中  
洛州

夫國之興化有本原吏之為政有先後稽之舊令天下郡  
 邑通得建立廟學以崇奉先聖教育人材庶其遵道德勸  
 孝弟變民風而易民俗化之本原於是出焉今夫守令其  
 任是責者與而在官者不以屑意至有宇舍久廢而不復  
 與夫僅存而不葺又不以時修祀事勵生徒問之則曰獄  
 訟或不得其情賦租有不登其數簿書冗而不治盜賊發  
 而不得是吾憂也學之興廢蓋有司不責以為急者何與

吾事嗚呼亦豈足與語為政先後之序者哉雞澤為邑最  
古見於春秋時桑土沃美人物阜殷國朝天會初王師伐  
宋圍洺縣為土賊占據民廬公舍焚蕩無餘撫定後寄治  
於北臺頭村至今因之後之來者姑務增廨宇完治城郭  
而已承安三年正月高君琢由奇嵐州司候廉陞來此視  
事之三日當謁宣聖吏白以無所君愕然曰士不可一日  
無學民不可一日無教而况春秋釋奠著在典禮庸可闕  
諸乃召士人與僚屬議俄有邑民郭慶等五十餘人來告  
曰吾邑雖褊小而讀書後進由宋至今未嘗乏人獨以學



校不修無以居處講習有愧他邑今君銳意興建是將誨  
我子弟飭我閭里我等願出財力為君一切成之不必費  
官而勞人也君大喜曰汝意誠嘉然我忝而長不可以後  
之遂與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地七畝而卜築焉於是縣  
令出已俸百千主簿縣尉各五十千郭慶等悉具所用財  
斲工傭廩食其餘市民皆樂助工經始於是年五月朔畢  
功於四年六月祠有正殿曰大成從祀有位講有堂曰稽  
古其東西廡為肄業之齋有前後三門儲峙之庫庖廡之  
位列以其序而後宏麗端正雄長諸邑既落成矣生員張

環具其事來告漳川居士董師中為文以記始末居士曰  
難澤吾鄉屬縣也高令吾為御史中丞時臺掾也吾檢知  
其為人今於吾鄉士譽籍籍益信其為才吏也高君始至  
不累月稱治凡政令之下民趨勸之首議建學應者如響  
可謂有志而果敢為之者也秋八月上丁始有事於先聖  
先師俎豆萃萃禮服燦燦升降興俯皆中儀矩父老嗟嘆  
復見太平令典邑人化之則禮讓以興爭訟以息然則勸  
學之道豈曰小補之哉余既善君知為政之先後不以有  
司所不責者為不急又喜慶等至誠以成君之美為吾鄉

光顯事皆可書也於是乎書

重修文廟記

劉錫

我庠孔廟日就圯庠博士若弟子員久用為戚隆慶己巳  
歲督學侍御陳公來按我博士徐君衆弟子員請諸郡守  
賀公以狀白陳公曰噫廟圯至是極乎工曷容已遂發教  
計工料費屬邑尹缺郡倅王公來攝符體士官得聶鍵殷  
濂良刻期事事兩人奉令惟謹日夕督工滋力廟垂成緒  
業門廡今年夏五月兩士官已於事而竣如王公之素邑  
尹張公博士凌君中事觀厥成徐君曰是役也諸當道德

意在不無記合其徒拜斲予言予無以復徐君則粗與  
說學夫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也是故論語始終君子當其  
廟貌初新釋菜安主徐君凌君羣弟子員虔拜瞻得無如  
吾夫子在乎孔子道載六經教普萬世乃其要則論語朝  
家興學育才造端論語正期士子人為君子吾邑土瘠民  
貧易與為善矧士也民先鄉先賢祠在足可師範徐君凌  
君明倫教言班班有條循是嚮徃文日博識日正造履日  
熟出官服政無負天子無負所學乃曰君子如其蹶本濁  
原唯支流是務即詞章藻奕聲華籍甚祇富貴利達階媒

實愧鄉先賢實背教言實負諸當道體天子新廟意如吾  
孔子論語何諸士子幸無自後君子

建鄉賢祠記

教諭 李一寧 東莞

正德己卯整飭大名道兵備河南副使劉公奉命兼蒞畿  
輔重地按厯郡邑謂鄉賢風化之原也乃命郡邑建鄉賢  
祠檄下有司祇承德意鳩工掄材建祠於學宮之側擇其  
道術有耿先者祀之雞澤稽之故實未諸輿論得唐處士  
馮先生仁海郭先生守素國朝員外郎趙先生彙泰議郭  
先生恕劉先生誠是皆行義足以勵俗功業足以輔世祀

之宜也事集當有言紀於石用張大公崇正化民之意於  
不朽嗚呼居上治民不患其弗循而患防之無具不患防  
之無具而患動之無機動之云者因其心而鼓舞振得之  
故驅而之善也易不尤愈於徒恃其末以防之者乎是故  
義欲其精精則弗悖於正禮欲其嚴嚴則足以感人我國  
家建學育才非聖人之道弗以講可謂精矣每歲春秋仲  
丁祀先聖先師輸報本之誠非其鄉之賢者郡邑不得別  
立祠以祀之可謂嚴矣先聖先師道術之宗化民之源也  
鄉賢行事之實耳目見聞教民之要也有源以為之歸有

要以為之趨故民日遷善而不倦鄉賢之祠誠有裨於世  
教今之郡邑間或廢而不舉得非闕典也耶禮祀先聖先  
賢畢即釋奠於先老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便  
教焉歿則祭於瞽宗是祠也其先老瞽宗之意與公之奉  
拳致意者端有見矣晦菴先生徽人也徽人祠之勉齋黃  
直卿作記以惠徽士曰思其人不若尊其道慕其迹不若  
師其心良以士者教化之先也今之後學生於諸先生之  
鄉慨想其風聲行義思其人慕其迹者多矣抑能心其心  
而道其道否乎盍相與勉之是亦今日立祠之意也

重修武安王廟碑記

賈熙載

余竊怪世人徃徃為邀福計傾囊貲修淫祠曾罔惜費至於應祀正神則頑冥弗悟吁惑矣哉余邑治北當南門衝舊有武安王廟以為北鎮中樹檟棘一株不知培自何代枯而復生人僉以為神工之妙云其基聳其像最古第歲久漸以圯時鄉官慶陽別駕王君世爵徃謁愀然動心曰夫立廟以安神也以萃渙也今若此其如神人何亟謀諸鄉老陳舜道王以梅柴堡許汲輩各捐金若干鄉義士聞風助貲若干飭廟貌整牆垣新神像不旬月棟宇嚴肅金



碧輝煌厥功告成斬余紀歲月余聞左氏曰鬼神聰明正  
直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在三國時孫權虎視東吳曹操  
雄鎮西魏炎漢神器幾顛乃輔蜀漢先主牧荊州兼資文  
武威鎮華夏故史稱有國士風又云雄畧過人一世之傑  
竟成三分鼎立可謂以勞定國者至如達旦秉銀燭長途  
驅玉輦與夫絕孫氏婚眇曹瞞德其聰明正直疇與埒者  
公既沒英靈耿耿如生何代不顯宋祥符七年監池水涸  
公陰戰破蚩尤元佑四年封為義勇武安王詔天下郡邑

建廟奉祀以酬殊勲我明太宗時更著靈異嗣是廟宇日  
益增曩歲嘉靖癸亥天雨浸淫河水泛漲全廣武暨敝邑  
城將沉沒郡邑不沼者幾希胥賴公保全無虞迄今父老  
傳頌不置其禦災捍患又疇與埒者是宜祀茲舉也神可  
妥渙可萃於余心固愜當余又竊怪世人廟宇神像類皆  
修之至於吾心之神受帝命宰靈臺其尊無兩乃浸不修  
省任其污穢敗壞以致神譴鬼責而卒莫之悟也謂之何  
哉故由問事鬼而孔子告以事人用是知幽明一理必明  
無人非斯幽無鬼責余願與四方同志者修吾心之宇以

修在廟之宇事吾心之神以事在廟之神不識然否

重修城隍廟記

教諭

李一寧

東莞

皇明肇造區宇釐正祀典城隍有廟徧於天下雞澤為廣平屬邑廟之修壞亦屢矣宏治甲寅蓮幕張君嘗修之廟之後有寢以妥神靈廟之前有臺以駁執事歲時伏臘足以奉典常顧儀門左右逼近民居縱僅盈丈大門外為縣治通達亦與市廛相比弗稱觀瞻况復卑濕每雨降輒壅水不可行有司艱於展謁常欲改作病於因循而未果也正德庚辰縣令車公作甬路四十餘步內屬於廟外接通

遠移建大門於其北即故址創立牌坊扁額高懸屹然鼎峙而凡神之儀仗鐘鼓祭器莫不周治而完美之經始於是年三月落成於七月壬申廟貌整飭往來者改觀焉趙生延松輩游息於廟中別館表其成而請於予曰車公蓋吾邑職務修舉百廢聿新而是尤為之本且指畫素定程督有方費不煩於官斂不及於民不數旬而役畢其功偉矣將托貞珉以垂不朽重惟先生圖之予竊惟陰陽相為表裏人神本非二致蓋事神所以庇民而立祠將以報祀天子人神之主有司承下流而宣之城隍之祠載在祀典

若或廢而不修得非治人之缺典與夫敬誠者感格之原  
而仁愛者治人之本德惠孚民然後馨香潛達百神受職  
則上天降康否則和氣不臻何以收治理之效哉車公是  
舉亦明於治道而修其要體耳豈直觀美而已哉一寧不  
敏叨有斯文之責揄揚紀述固職之所宜為也車公名棠  
山右石州人起家貢監歷陞今官

重建八蜡廟記

劉錫

八蜡廟舊在邑東郭莫詳創建所自歲久傾敗人用愴然  
嘉靖二年間父老高寵等割地築基王茂等率作衆志鳩

工飭料棟宇旋新居人走伏臘唯謹閱今三十餘年秋霖  
漫漫廟則汨沒時若高性等復即舊基創新宇經始嘉靖  
三十七年七月迨次年六月告成廟凡四楹各五架門凡  
二楹各三架繚垣載周方面各正象忻如也按蜡祀載在  
禮郊特牲明甚國朝祭典不及實兼之社稷耳乃邑父老  
汲汲禮之若不可一朝無則以社稷祀勢不可槩與而年  
食地力不早蝗災水又愬不圖報反本重農是可知吾邑  
厚風矣昔伊耆氏始為蜡祭謂其仁至義盡吾邑之風其  
諸陶唐之遺而仁義之餘緒耶吾聞古之君子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是故農緣南畝婦子嬉饁即郵表暇安封豕  
已吞碩鼠禁竊即貓虎安潔源清流慎經審理即坊若水  
庸安螟賊不逞蠶食屏跡即昆蟲安於以安先播司播司  
農以順成年穀而通八蜡即社稷安是故社稷時祀通八  
蜡禮神通治人順民之情通體國誰非神之主而民之望  
國之屏翰乎當有是予言者

建碧霞元君廟碑記

賈名儒

縣城西北一里許地稱金龍口萬厯壬午邑侯陳公過廩  
處尋左右耄耄諗曰爾邑春秋諸侯會盟今屬明天子股

肱其地甚重採取堪輿宜立神祠鎮護爾方吾欲捐俸爾  
資疏詞爾募特為爾建爾其謂何耄耆歡然諾應曰辱君  
注意誠造福一方也遂持疏竭誠徃化四境及善信男女  
樂施恐後金粟磚瓦灰石一時雲集詹吉就役張大勅賈  
熙臯等專督理高潤基建正殿四楹抱以大廈中塑碧霞  
元君左右塑像有稱元天聖太后配享元君列侍從女東  
西兩廊各五楹塑諸羅十王山門兩旁三郎太尉廟各砌  
角道繚以周垣壯麗厥度朱楹畫棟寶蓋幢幡泰山之景  
象也金碧輝煌燦然耀目泰山之聖容也歲時次舉焚祝



虔誠入門鞠躬登殿戰色巍然雄鎮一方也君子曰廟修  
而成之宜也既落成生員陳善道詣予請言饒石記歲月  
嘗稽泰山五嶽之宗東方萬物始交之處博物志曰泰山  
天帝孫主召人魂魄知人生命長短自古封禪七十二君  
以降莫不崇奉迄今益勝復考諸圖泰山下有東嶽廟碧  
霞元君廟極乃巔峻元君則東坤道之靈凝震隅之位擴  
兩儀無外之仁播二曜貞明之照握生機參化籍福善禍  
淫傾邪培正昭報鴻休錙銖不爽是故宋真宗駕臨我世  
宗御極丁酉差官賫祀徃旌竦懸之誠上動九重下及兆

奚澤具示  
姓香帛等物來自萬方絡繹駢蕃禱國庇民歲約百姓感  
而遂通行宮之建窮鄉僻落天下何限矧予邑列畿輔東  
去秦山西百里許有感建祠棲之以神神之在天如水行  
地何往不存孚佑下土赫然顯功禦災捍惠福庇邑人無  
涯也哉噫嘻是廟也實陳公倡之張大勅賈熙臯等應之  
維此感發增修豈有窮乎昉事於萬曆十年三月僞工於  
萬曆十七年八月時值邑侯曾公復任廉明仁厚樂觀歛  
成例宜識在陳公名表福建長樂人曾公名綽湖廣衡陽  
人

重修南北城樓記

主事 侯廷訓 樂清

按御史龍湖施公以辛卯之秋奉聖天子明命戾止恒  
布告約束既詳以盡臘月遂遵趙浴而南徧歷天雄諸  
郡邑明年初夏由曲周至雞澤所在貞度肅僚行所無事  
凡務於實不徇於虛也維雞澤邑小民貧且山西屯地在  
焉軍民雜處前此令茲邑者率宜阿取容之不暇而欲其  
有立也難矣周尹文定本宦家子乃知自守甫至輒銳意  
改修廟學及旌善申明二亭陰醫諸公宇觀視一新若夫  
齋舍城樓蓋亦有志而力未遑耳乃龍湖公按至治之三

日謁於學而生徒以齋舍告及閱城池而門棧隘且圯爰  
進周尹而語之曰夫天下事皆成於能任而壞於自私其  
在郡邑尤易見也避嫌者樂因循而好事者多紛更紛更  
之人非以偉名即以竊利民之受病多矣或者嫌於是而  
於事之不可已者亦因循不為其勢必至於大壞極弊費  
益倍矣是避嫌之與好事均曰自私因循之與紛更均曰  
病民也爾其圖之適有吏農告奉例省榮者七人計得百  
五十金遂命以資費周尹喜躍恭事議於訓導韓軌為齋  
舍在廟後者十有二額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規矩準繩

在明倫堂後者三額曰文會庖廩器用百爾皆具諸生用  
興又為城樓者二北扁之曰拱辰志尊君也南曰迎薰志  
恤民也爰事鼓翼翬飛與夫四隅角樓交峙聳瞻威遠懼  
邇自得設險固國之義矣乃遣典史鍾澗陳幣致詞請記  
志不忘公教以詔後人予嘗預聞其事義不容辭乃卻其  
幣而為之書

建東西二城門記

劉錫

嘉靖癸亥歲畿南大水雞澤災獨甚最爾城森然巨浸中  
數日垣南門半圯東西兩門圯行人梗道筦鑰弛防幾不

能邑天曹擇人以牧明年六月涇陽地山常公由名內翰  
奉檄來視篆恩蘇困憊力禁蠶蠹瘡痍漸瘳歲復大稔公  
詢謀獨斷集諸父老告曰城已惡工不可已爾諭富人各  
情捐長貲助料予爾六一役人三日已例應復者不與諸  
父老欣欣慨然曰諾越日材木石甃絡至阜聚公選土官  
良量工給役曰聶鍵爾修東門曰郝起東韓榮爾修西門  
務堅麗無華事行窳如昔曰殷濂殷大元爾緝南門暨城  
垣僻倪曰賈漢儒爾緝護城堤高濶加舊即再水無令敗  
毋曰鍵爾等好使予赤子無或刻縱予將爾罰曰典史何

濱爾時巡視察諸不如程若饑寒人予告群役趨事儼部  
伍一之日撻不迪者以狗曰莫如此玩其長之令二之日  
撻不迪者以狗曰莫如此媮惰三之日撻不迪者以狗曰  
莫如此造言解衆志人則肅肅然先期捐俸易米數斛用  
食饑役人曰予恫爾勞爾安予食周予畏人則雖雖然謀  
始十月朔日畢役如素諸門煥如城峻如堤屹如截如唯  
固嗟呼愚民不可與慮始久矣矧公初下車後重災舉此  
大役乎乃民安堵若不經役區畫道化予於公重感擊析  
禦暴設險守國王公遠猷於是乎在豈徒為水患謀公他

雞澤縣志 卷之十一  
日厯大司空以所屬居四民時地利乎何有天曹真知人  
哉是役也人士口碑嘖嘖公門下弟子員請諸廣文靳子  
曰壽君石用告後來惟公廉頑之節起仆之才受知諸當  
道政教大雅即更僕未易殫數遲公遠朝當有貌公詳德  
政者茲其緒云

新築鳳起山記

教諭

何兆湖 廣東

嘗謂君子留心創建豈以侈遊觀哉蓋將壯形勢聚風氣  
以安輯人民也縣署乃四境之望通邑人民利害係焉難  
澤建署在城內之南縣後餘地坑塹整濬下堪輿家謂前高



後陷非地勢也得一山邱以聳鎮之則城邑利矣邑侯曹  
公萬厯壬辰夏蒞任則首重民事釐弊剔蠹清條鞭恤鋪  
行平物價賑顛連革積役擒巨寇民獲安堵尤加意黌校  
鼎新堂舍崇尚理學訂正文體修城建倉講明鄉約三令  
五令而靡懈也諸凡有利於民者思為之所至是睇觀縣  
後地之洿陷者堙之瞿然為通邑士民造福捐貲累土創  
為邱臺不煩公費不疲民力百姓歡呼踴躍子來趨事不  
日成之周環數仞高出丈餘植木其中四面視之屹然一  
雄鎮矣登斯臺也俯仰天地開拓胸襟南風薰煦有阜民

解愠之思焉東日朝曦有與物皆春之趣焉西廓生明有  
秋月冰壺之景焉北極遙瞻有抒素戀闕之懷焉壯哉斯  
臺之勝也揭其石曰鳳起山詩有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蓋曹侯以鳳德深自期許而尤望於此地毓秀鍾靈賢才  
輩出以昭應符瑞也孰謂雞地非鳳凰所棲耶而曹侯令  
名久遠弗替亦將與斯山相為長存也已是為記

重修義倉記

賈熙載

嘗聞三代以上有荒年無荒民三代以下有荒民無荒政  
豈古昔盛時家給而人益之哉預備故也輓後世慮在眉

稔桑土匪豫過年稔猶可支吾一旦天災流行野無青草  
遂至食易子爨易骨枵腹待斃莫之柰何是古之民以君  
為天而今民則以天為天蓋至待命於天而民生始有不  
獲必遂者詎知不民胡國不穀胡民而不倉則又胡以穀  
耶余邑西浮圖店南小寨堡俱號巨鎮舊有社倉貯穀第  
以收支匪人貧者未必領領者未必貧至秋又有以實出  
以虛入者行日久奸日滋遂使社倉寄空名於民命無裨  
也責司民牧乃不咎罪匪人第曰社倉之不足為民天也  
如此以故牆垣圯壞廩舍空虛民不堪命有識者傷之我

邑侯曹父母浙之偉人也甫下車即痛心民瘼時修學校  
築城垣百廢具興頃聞二倉廢弛倏忽新墻垣葺舍查  
二倉侵地并隙地幾何令佃戶計畝納穀鄉義士聞風助  
穀恐後仍簡舉良民以掌出納春出陳秋償以新酌歲豐  
歉以為取數多寡倘豐年則息其二小祲則收其本大祲  
則收本穀之半遇年荒則盡蠲本穀而不償懿哉此法在  
官則為不費洪恩在民獲免稱貸重息幸而時長和年長  
豐我雜民含哺鼓腹皞皞景象即偶爾旱乾水滯而陳陳  
相因備荒匪荒亦豈至作溝中餓殍哉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我侯以之

重修通濟橋記

劉錫

頃吾邑又決水通濟橋圯焉鄉義士劉冕等重修就績  
予言紀歲月按橋在邑坤方八里許陸洺水要汭水西居  
民半需橋急湛洺上灌遠且夥秋霖越日河便溢不可制  
橋功視他水偏難橋料圯水後餘無幾何人在玄歲舉事  
又難劉故宦冢子負氣抱義雅重鄉評協諸同志事事鄉  
人喜競輸所宜費不吝劉虛冊瑣列適咸陽雲山張公再  
尹吾邑剗弊鋤奸噓孤植弱宿蠹頓革齊民欣欣聽令以

生劉與諸人轉勸事夙夜周懈乃八月二十二日橋告成  
功僅月橋凡十三柱象歲之月與閏柱十六尺象地十坤  
六梁十八尺象乾再九延三十步象月之日復以長料創  
滄河小橋一人無留行口碑稱便矣夫火伏道第觀國所  
嗤乘輿濟人君子曰惠張公復尹橋邊成如待循良餘績  
厥施惟溥哉如聞郡西南受山潦百十注洺渠淺狹將不  
能為之委平鄉居邑下汭橫亘堅隄高厚河怒溢即隄南  
為壑八角寨勘議薶停河正應北入蓮華泊泊西南有所  
障又不能使河不怒癸亥己巳秋葺爾城雨困水中央岌

及待潰四野森然巨浸木稼雲沉室廬波蕩人且不樂生  
獨奈橋何哉獨奈橋何哉雖然橋定不可緩後來者念之

邑令朱公治河記

齊祖望

天下能利人亦能害人者莫如水吾邑之水四利害各殊  
洧利多害少漳利少害多沙及舊淤皆有害無利而舊淤  
害小沙害大歲戊申前令姜公以舊淤道紆不利別穿渠  
約二里改水注之自是害遂息馮鄭諸村民稱便而沙水  
獨囂張不可制其害較舊淤十倍上且百倍前令既不欲  
任怨任勞而被害諸人各負氣不相下甲可乙否此是彼

非處同舟之勢而不思共濟亦惑甚矣比來無歲不水水必大且久河流所及十五村森然巨浸中自夏涉冬率四五月始涸居民不得農有流離他鄉者時山陰朱公令吾難三載矣惻然恫之曰嗟害至是極乎吾為令所司何事而忽弗念此於是詳府道相地高下以求水勢所必歸今年春親詣河倣漢武沉璧馬故事祀以少牢頌胙於十五村總甲刻期事事起自浮圖店因舊跡分疏三渠至城隍合流入南和計地授工人三丈諸有力之家弗得復其貧民無產者乃復渠以深一丈廣三丈為率不如武者撻以



狗令既下乃擇謹厚役得趙逢吉命督上流陳志典命督下流諸總甲各督其十家長長督散丁典史雷君以時巡公亦間日一出體其不率者懲之勤者賜以酒民乃益奮無何工告成公曰未也浮圖之南渠尚淺恐不任水且決口存焉不疏不塞水必溢溢則浮圖一帶仍受水如故非計也皆曰諾於是諸村轉勵事夜以繼晝不半旬而畢民大悅初公將舉事謗者十七未幾十五未幾十三至是乃躑躅大呼恨遇公不早嗚呼小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向使公懼謗而不為為而中輟則吾儕亦安覩此千百世之偉

績哉天下事惟智者識之勇者任之信非庸瑣輩所得與也且吾聞水之為物不善治之則橫決而為害善治之則蓄洩而為利漳水多泥以灌田則畝收數倍古已有行之者北洺川居民遇歲旱輒障而溢之未得不稿又近今已試之效也水害除則水利可興當亦異日所次第及者公之惠吾雞厥未量哉厥未量哉按公諱冕字寧文號存蓼浙江山陰人工詩能文庚子中副車遊京師聲名籍甚己卯授雞澤令承前人嚴厲之餘諸政尚寬小民怙恃公如慈父母茲舉獨毅然不撓固知天下之智人勇人皆天下

之仁人也夫典史雷君佐字公輔陝西渭南人敦厚信義  
有吏才奉是役尤銳功不可泯故並志焉

移建奎樓記

李駿聲

奎為西方之宿一十六星屈曲相鉤如文章之畫故主文  
明在漢濱炳照天章與東壁文昌相映東壁為天下圖書  
之府而文昌為文章之司命載在祀典祭以丁丁火也亦  
文明象也而郡國建祠皆從孔廟豈非以吾夫子為道學  
之宗奎與文昌胥以大發其光華也哉三韓祖公簡齋來  
尹茲邑下車後剔弊釐姦諸廢俱舉且痛學校之榛蕪也

慨然有振興之志作為文章懇摯詳切遍諭雜人以鼎新  
奎閣之意因與文昌祠并舉道之將興端在今日乎然所  
以議奎閣者將扶其頽補其罅而葺其舊乎曰非也孔廟  
前地不減十畝闊大廣平容畜無外真風氣之藪哉故議  
遷於南北拱孔廟夫南為離地離為大象火為文明祀奎  
於斯斯為得位此日之文運將必有大發其光華者矣余  
言必有驗也

重修文廟記

齊 封

天下關乎風化之盛衰政治之得失者無過於學校蓋風

化政治之本也今日學校遍天下為有司者祇知朔望有  
拜謁春秋兩祭而外他無餘事至若棟折榱崩牆垣傾圮  
曾無有過問焉者抑知誰司教養而聽其若是耶予邑學  
校中間興廢不一至康熙壬寅歲垂殘特甚署縣事曲安  
令崔公慨然重修自正殿兩廡以及櫺星門泮池煥然一  
新而明倫堂畔無及肩之牆尊經閣前成四達之道邑人  
士過之猶咨嗟太息仰崔公之勲而惜其未終再越歲曲  
安俞公來署雞篆深念大荒之後輕刑罰緩徵輸給種勸  
農善政難以枚舉而尤加意於學校下車之日即召匠計

工捐俸凡崔公之未終其事者罔不刻期告成獨念學宮  
之垂殘已久宰斯邑者甚多皆不知從事乃崔公始之俞  
公繼之兩公同為五日京兆尹其惓惓莫釋先後一轍謂  
非深契本源之所在而究心學校者乎昔歐陽子云急有  
司所不責者可謂有志之士矣請以是說為兩公誌云崔  
公諱湄字季眉遼東廣寧人俞公諱斌字學林江西南昌  
人

重修開明寺記

齊淑倫

自古瑰異之士負蹕躒不羈之才徃徃鄙夷八藏屏棄三

篋如范縝張高英操戈元門詎不以為羣疑立破獨砥狂  
瀾然余聞紫陽夫子觀五祖六祖像咨嗟稱異伊川亦謂  
佛是西域賢者吾儒覃思六籍固不當為因果所惑若必  
欲悉去象教頓絕雙林恐葱嶺蓮河亦非盡屬子虛也蓋  
自大雄氏化被東垂如濟萬品普天率土並薦馨香倘花  
宮零落棟宇傾圮鐘梵交寂松月無輝其何以大轉法輪  
俾疲極之衆盡登般若之航乎吾邑浮圖鎮河流環抱烟  
火萬家有古刹道場曰開明寺創自有唐明萬歷中葉重  
修規撫彌廓閱今已八十年餘珠宮紺殿光華剝蝕寒烟

淒草鶴唳碑橫康熙辛丑歲更值封姨馮怒石走沙飛簷  
楹摧折虹螭震蕩豈金仙遭厄丈六身將復化一莖草耶  
抑領袖無人止知世間財而不知七聖財耶幸有鄉士十  
數衆盛舉先倡不惜黃金布地諸檀越亦踴躍從事共作  
喜捨蘭陀鳩工壬寅藏事癸卯五閱月未薨如故繡稅重  
新璀璨琳琅登宏竊篠從此振雷霆之法鼓整日月之慈  
鐙香花貝葉之盛甲於一邑厥功偉哉余賦質庸鈍內典  
未閑率爾儒毫聊紀歲月至捐資福應余雅不善諛亦恐  
與諸善信營建本意枘鑿方員不相入故置弗道或曰鎮



以浮菑名意昔有寶瑜陵嶂上摩青霄如慈恩諸名勝乎  
然滄桑幾變遺蹤莫考余不敢妄說郢書姑闕所疑以俟  
後之博古者

重修文廟記

庶吉士 李開業 福清

雍正辛亥冬杪廬州景侯涖茲土謁廟日覩傾頽即欲修  
葺以甫下車未遑趨事越癸丑政事修舉遂捐清俸鳩工  
治材各僚佐暨合邑紳士咸協力以勸其事費有弗贍侯  
又獨成之自大成殿啟聖祠而兩廡泮池戟門奎星樓名  
宦鄉賢祠圯者建缺者增隘者廣卑者崇規模宏敞瞻視

輝煌為諸邑冠夫雞邑風土樸茂士知向學景侯又有道  
者也以道為教士更蒸蒸而復於古誠能相與弗怠而俟  
其成功維茲髦士夫豈徒擅公卿之選而稱稽古之榮哉  
蓋將佩奉前烈之遺矩闇然以自修也然余又聞景侯為  
政能化其民薄習以革廉讓以興居位五年吏習民安訟  
獄衰息而俗益以長厚則其所觀於學校之成者當又不  
徒在膠庠之士矣景侯諱一元字健伯號涑溪山西安邑  
人雍正庚戌進士工始於癸丑冬月落成於甲寅七月邑  
之大夫士徵余記之

新建文昌閣記

政無論大小得人乃就理官無論崇卑敬事始盡職古之人建豐功著偉烈不盡高官大爵者或位下才高亦罔敢厚自菲薄乃盡心王事大有樹立固朝廷之得其人亦其人不以高卑豐約異其操蓋徃徃然也我國家創業垂統締造百有餘年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薄海內外無一事不合其宜無一人不得其所苟官非其人曠其職烏克臻此余自雍正癸丑叨列館職奉命在怡親王書房課讀與大興選拔明

經孟仁尤君同居朱邸西席晦明風雨數晨夕者有日知  
尤君行潔品端才優學邃處既為正人出必為名宦未幾  
以孝廉方正徵召補雜澤教諭余謂尤君以授經親藩者  
授受諸生其必綽有可觀與尋常供職者殊有間丁卯六  
月尤君以公務來京師相晤握手揖余而言曰某學官也  
在學言學難邑學官邑侯已次第修舉惟文昌祠不戒於  
火毀燼矣學博士不董其事將誰誣與因與前邑侯閻中  
李公偕閻邑紳士鳩工庀材且拓其地易祠為閻魏煥輝  
煌神其憑式巽方鼎峙文明高聳將有望於科甲之繇繇

官斯土者與有榮施工未竟李侯以憂去今明府光州吳公來令斯邑勤於督修遂落成乞公一言以紀其事用垂不朽余聞而樂之所謂良有司必有真政績真先生必有真教化今之令長大都校簿書勤催科其於教養之事或不及講李吳二侯既與廣文共興學校而紳士輩復樂輸而協修之斯邑之官歲士習洵美善哉斯舉也

朝廷為得人官與士為敬事難邑之振拔興起將不獨士氣為然也余前忝操史筆不敢以不文辭是為記

開明寺重修二殿並創建閔岳兩神祠記

施夢麟

吾儒喜談節義崇尚忠貞於佛氏之學謂清淨寂滅無與於綱常名教之大恒畧而弗詳夫帝王御世有禮樂以化君子即有刑政以懲小人至不得已而以福善禍淫迪吉從凶之理以曉之凡所以去不善而即於善也佛氏之學亦何獨不然彼其來自西土也著為佛書垂為釋典設為法像倡為死生輪迴因果報應之說夫豈盡屬子虛哉大界三千悉歸淨土善悟者自得之耳吾鄉之有開明寺也二殿塑釋伽牟尼像粧嚴如如無制無得其候善悟者自

得之乎奈殿宇傾圮金碧剝落瞻拜者咸惜之鄉善士等  
慨然興修廢志捐金輸粟鳩工庀材三閱月而工克竣嗚  
呼盛矣然事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如東廡之祀我伏  
魔帝也於昔為是於今則否帝既克配上帝矣而猶然端  
冕垂旒拱列佛氏之側尊帝適以褻帝也盍起而易諸爰  
於山門內居中面搗構堂屋而尸祝之第寺有兩廡西達  
摩而東則帝也帝既有專祠此座不容虛設而又慮步武  
乏人躋斯位者或難其任也考謚法大功不成曰繆古繆  
與穆通用漢謚帝為壯繆宋謚岳斬王為武穆蓋其事同

其忠同故所謚無不同也雖隆封不同而由王而帝徽稱  
正未艾也遂肖王之像而禋祀其中帝與王後先輝映矣  
其配以增福財神何亦曰錫我福阜我財而使樂善好施  
者常享福祿於無窮也祀典其光矣乎抑吾聞之見像作  
福聞風興起茲殿宇輝煌俾登斯堂者於萬劫苦海中回  
頭是岸而知佛法之大於一手撐天時九死不移而識君  
父之尊以成善果植以倫常眷在是矣故為之記而鐫諸  
石

新建鳳輝書院記

邑令

王光燮

武進



文章者華國之器士人伏處誦讀謳吟一室之中特如蚓  
竅蠅聲聞者不足震耳及其光華發越溱耀高騫足以鼓  
吹休明羽儀王國又若朝陽鳴鳳見者莫不覽德輝焉要  
必棲息有其地馴習有其時而後能和其聲以鳴盛則書  
院之設關於造士者非淺鮮矣廣武為畿輔要區郡城清  
暉書院最稱勝地適年曲清等屬皆有建立惟難闕然余  
以庚午秋視事茲土採風問俗觀其所為文非無雞羣鶴  
立之姿尚少實大聲宏之槩所以拘繫樊籠未得高飛而  
遠舉者蓋自同年賀商賢領丙辰鄉薦後十餘年鹿鳴絕

響竊思有以振勵之越明年乃即縣治東義學買民地拓  
其基葺舊營新監門垣增室廡列堂階經始於辛未四月  
落成於癸酉五月雖未能美輪奐鳥革翬飛亦復攸躋  
攸寧庭楹繪正顏曰鳳輝書院蓋因縣後鳳起名山而冀  
夫覽輝以來下也既竣事聚邑之秀者肄業其中公務之  
暇與諸生論文講藝且揖而進之曰夫所謂文以載道言  
為心聲者豈為是雕虫小伎角雌霓之細兔園舊冊擅雞  
鳴之勝哉將使文成五采光燦九苞鬱為鸞鳳之音以和  
鳴國家之盛也癸酉杜子學詩登賢書其一鳴驚人兆

乎多士益精其業純其修則光遠而自他有擢由是翱翔  
千仞于青雲而直上萬里鵬程扶搖立致矣豈徒鴻漸鴉  
薦之足多乎哉卷阿之章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又曰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而皆起義於鳳  
則他日致君澤民之業於是乎在而鳳鳥時見占曰世在  
文明願多士雖雖喑喑矢歌藹吉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聃哉無怠諸生皆唯唯爰為鐫諸石以記

新濬興隆渠碑記

教諭

尤淑孝

大興

雞澤為畿南僻邑然其名最古春秋時會盟地也勝國時

邑之東南鄉十五里曰舊城營建閘開渠引滄水灌城濠  
近河畎畝各濬小溝溉其木稼民賴以濟因水來自巽方  
遂名之曰文明河而邑之西亦有閘自金龍口引牛尾河  
之水灌田以洩於城河東西二水環繞城隍俗呼其城為  
二龍戲珠三百年來科第綿綿士民殷富風水之說容或  
有之明末漳河潰決舊城閘圯河淤民失其利康熙年間  
西閘亦壞城濠涸廢幾數十年於此矣乾隆甲子  
詔修畿輔水利前邑侯李公從民請欲復文明舊河而侵  
種河身者百計阻之不獲已循滄河而北於邑之正東邢

家隄建閘一座名曰利民未幾李公去任民力未齊數年  
來渠不成閘幾廢庚午七月毘陵王公來涖茲土甫下車  
徧詢利弊興革必果知斯閘為利之大者思開渠續成之  
往來相度卓然排衆議任怨勞捐清俸改官道為渠毋傷  
民田綿亘十四里既廣且深直達於城河沿渠植柳防其  
衝潰民且借以為利也閘有啟閉渠有蓄洩中設橋以便  
民設偏閘以達小溝計渠南北可灌田數百頃農既隙矣  
按畝計夫按夫給食候坐卧河干者不十餘日而河渠溝  
洫次第以告成候向官東粵而治海疆固才大而識遠志

堅而量宏既已子視其民而民亦若趨父事者故不令而  
行不疾而速若此渠成於辛未四月壬申春又捐貲復建  
金龍西閘於是邑之形勢乃復其舊是年

特開萬壽恩科郡廩生杜君學詩獲雋副車癸酉遂登賢  
書張君顯又武闈中式余未知是渠較向所謂文明河果  
何若而固已有其效矣堪輿家云天下之水皆東南流反  
是則吉允若茲將雞之士與民不特蓋藏曰富而人文之  
蔚起科甲之鼎新更可操左券已因顏其渠曰興隆是役  
也侯不自以為功每偕予及汎司李君共襄之予既樂觀

厥成因不避固陋歷叙目擊之巔末有如此者是為記

邑侯王父師治沙碑記

杜學詩

難以澤名窪下區也滄東洺西交流境內夏秋雨潦泛溢  
為害而資其灌溉則厥利維均其有害無利者莫若沙蓋  
其浮沙壞田非滄洺水肥能沃地可比故治之亦較難於  
他水比來沙之為害更烈自雍正八年上流決永年界貽  
害我邑普高以北水勢漫衍縱橫一二十里糧田汨成巨  
浸堵築迄無成功每當水發之時栢枝東柳等村一望潏  
潏高低阡陌變為千頃汪洋必待秋水盡涸稍種二麥為

生計數村居民辛苦墊隘思欲灑澹之而不得癸酉重九  
余自京應試遠友人談及秋雨霖潦渌溢諸水皆溢唯沙  
帖然余備詢其故得我王父師治沙始末不禁喟然曰河  
西數村困於沙水者凡二十年我父師可謂駕慈航者矣  
彼沙河土散而水猛散故易淤猛故易汜康熙間邑侯朱  
公於正河外設二支河以殺其勢源流分合前進士齊東  
柳所撰碑文言之最悉不復贅夫鑿溝渠以利導於先前  
人之事也而議疏築以補救於繼後人之責也補救無術  
雖有溝渠不能歷久無壅下流壅則上流潰必然之勢耳



論者不究人事而歸諸天意過矣我父師以濟川長村來  
遊茲土莅任後百廢俱興既而聞沙水為患毅然以拯溺  
竭已任親勘河形謂大工不能以一日理須先理正河使  
水歸故道然後可再理二支河爰率吏民興工挑挖不數  
旬而告竣復為文祭告備極誠敬河伯亦遂效靈洋洋括  
括卒無狂瀾然則西鄉數萬畝桑田不至變為滄海與數  
千口生靈不至沒為魚鼈者皆我父師之賜也以視朱公  
之明德誠足後先輝映而沙水將與泥塗同其利矣乎鄉  
人樂我父師之德足以生死而肉骨之也屬余為文以記

之因述其事壽諸石以垂不朽且以告後來父母

殷仲子入鄉賢祠記

王光燮

雞澤鄉賢祠創於前明正德間教諭李一寧作記蓋自有  
唐馮郭二公暨明劉趙諸賢下得入者實難其人余嘗覽  
通志訪流傳見夫起前絕後足稱鄉賢不愧者得殷仲子  
焉夫子仲行事明經郝元直永年申太史兩傳言之詳矣  
想其痛父仇莫報國運將傾山中作詩見志諭妻絕食謀  
諸邑衆北向勤王意氣可謂壯哉乃遭時不偶卒死偽賊  
之手嗚呼窮矣其兄宗山曰澄之氣節孝友當時聞見者

猶及慨歎久則同草木盡余竊悲其意亟為詳請入鄉賢祠且因其族殷傑遺宅改建專祠擇族曾孫殷尚質奉祀之庶昭昭大節表見於世歷久而名益顯云

四忠祠記

王光燮

雞澤死忠抗節煌煌竹帛者莫若殷仲子余既詳請列於鄉賢建有專祠矣而又以教諭死節者有若胡永亨以訓導死節者有若崔世勳馬騰龍騰龍與仲子同遇害者也以縣尉死節者有若范蘭茂蘭茂職最卑而死更烈呼二子俱殉焉雍正間

真澤具示  
三  
詔天下建忠義祠四人外籍不與又以官卑不得入名宦  
祠嗟乎忠魂長鬱泉下而祀典闕如豈我朝褒錄幽忠  
意哉且夫運當傾否而殉難諸臣視死如歸徒供兵燹之  
一燼即縮丰通居未秩者亦不敢苟且求活而見危授命  
激烈動人斯又死節之絕奇者矣然而干戈擾攘中死節  
而名不傳者何可勝道吾猶幸四人之得列於邑志百年  
來一展卷而生氣猶凜凜楮端也因於戟門內構庭一間  
為四忠祠與仲子祠輝映春秋祀之庶慰當年死忠苦志  
且立懦廉頑俾後世有所興起乎是為記

重修文廟碑記

邑令 王錦林 蕭山

古者制詔州縣立學匪惟崇德報功亦辟雍園橋之遺意也鄒魯之間其天性多文學雖固古之衛墟為地不遠而寢近俗敦本業黜浮華祁祁生徒濟濟儒術豈其餘風猶近古歟抑其沐浴於詩書之澤於不衰也錦林來宰是邦朔望虔謁目擊夫殿宇傾圯垣閤頽廢非獨不足以耀觀瞻亦幾不可以蔽風雨慨然於前者之既去後者之未來錦林適承其乏而將誰責耶又以家世本寒素而薄宦所入僅足以供米鹽齧齕之需未克獨肩其任遲之期年而

民歎於歲又遲之期年而民荒於潦幸上游不以錦林為  
不才仲得久於其任

言 插物阜民安螟虫水旱不為災井里之元氣得稍稍以  
復爰集彼都人士而相與謀之僉以為可乃布之篑而斂  
其資擇之人以董其事百爾器備並手偕作錦林以時往  
來其間工善吏勤晝夜展力舊制

成殿基亦較卑俯今為高三尺有奇堂構門廡黝堊丹漆  
舉如法越以歲時向之所為傾圮者今奐然焉向之所謂  
頽廢者今歸然焉噫錦林之尸位素餐十年於茲矣於教

化之源風俗之本誠有志而未逮並所謂屈力殫慮祇順  
德意亦捫心自慚若夫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古人之所譏  
或庶幾其免歟是役也始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月卒  
事於次年乙酉之季秋將舉舍養禮且有日因勒石以紀  
其始末非敢自尸其功亦以幸數年來之歉然於中者夙  
願得以償而彼都人士之敦本業黜浮華果足以勇義好  
善於無窮也





重修城隍廟碑記

邑令 王錦林 蕭山

城隍之有神不載於經籍然王公設險繫諸易傳召伯營  
謝播之雅歌周書之宅洛卜瀝庶殷丕作嗣且肇稱殷禮  
咸秩無文春秋書築城浚池者不一而左氏傳勇夫重閉  
之戒尤為深切而著明則城隍之繫於都邑綦重矣所係  
者重則所以主之者必神蓋河山帶礪鞏固金湯非有靈  
爽以憑之安保千百年不埋而不圯昔人謂天地間無物  
無鬼神正此類爾雞澤四塞之邑也盟臺峙乎東鉅鹿界  
乎西魏博栢鄉接連乎南北悉為古戰爭之地城池較他

邑為要害則神之憑之者亦當較他邑尤英靈而百餘年來枹鼓不驚飛鴻畢集四界之崎嶇險阻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物阜民康井里恬熙於畊鑿雖

德化之淪浹亦未必非神有以陰護而默庇之也記有之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者必祀之則雞邑

城隍神之宜崇祀也豈顧問哉顧立廟雖久而屢修屢壞遠莫可稽乾隆丙子余來茲土朔望詣謁見夫垣頽瓦斷棟折榱崩第蒞任伊始民事繁冗未暇致力於鬼神越數年墾荒濬河興學設教諸務漸次稍舉而城隍廟亦日加

傾敗竟有不能終朝之虞乃集士民之好義者勸諭踴躍  
余簡點虛橐得錢六萬有奇以為倡令城鄉義助共銀七  
百兩零鳩工庀材經始於庚辰三月落成於辛巳二月或  
葺或構中成殿東西成廡前成臺臺之外成坊殿以後為  
內寢其旁為橫舍與黃冠以棲息殿寢兩廡之神像悉加  
繪塑冠服之莊嚴與椽栴之漆丹相輝映而廟乃煥然一  
新夫

城隍之神於民也水旱疾疫可以禳金革兵戈有所蔽捍  
惠禦災胥於是賴蓋與荒誕之仙神大相逕庭昔狄梁公

之安撫江南也毀淫祠千有餘所夫無益於民者巡察者  
宜毀之則有功德於民者守土者固亦自宜修之也然則  
是舉也寧得與金碧輝煌以奉無名之土木者同年而共  
語也耶第余也分斯民膏脂而為一邑之父母神亦享斯  
民牡牢而作一方之保障受若直而急若事余固兢兢不  
敢也神之聰明正直諒亦必有同心乎余願與神交矢之  
併與後之蒞茲土者並矢之則斯廟之嗣而葺更自可以  
永永弗壞矣

碑

劉公德政碑

胡仲昇

夫令尹之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而撫字下民者也是以  
得人則民受厥福失人則民罹其殃故得失至重責任非  
輕其於立德政宣仁化絃歌湧沸輿頌交騰間有弗從令  
者不董之以威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可謂得為政之本  
矣如必賤之鳴琴尹何之製錦誠古之良吏善治斯民者  
哉後世繼踵而行者今豈無人雞澤縣尹劉公明善字曰  
德元大名人也詩禮故家簪纓右族始襲祖榮至元己卯

歲來旱是邑是歲七月間霖雨久降沙泥泛漲焦佐等村  
河口衝決溺損民田公顧水害即募夫併功修築長堤至  
今賴之慕家堡富民被劫尉司捕寇不獲公因勸課行次  
柳下見遊惰之人冀孫兒等素無生理衣食饒足疑其為  
寇遂縛之迄得其情至元六年歲頗稔熟上司發下官馬  
令民喂養公立法定上中下三等有物之家人戶驗物力  
大小科派粟豆斗數既定明立文簿再無改易不致作弊  
威州茶商隱匿販賣茶課虧損公洞悉其情不動聲色即  
得所匿茶貨立辦課額其神明慈惠膾炙人口三年考績

去祀名宦

霍公惠政碑

教授

邢獻臣

惠者濟人之雅稱政者為治之大體非歷鍊老成之人有實效及民者焉得若是之美名民之受戴於上非深受其賜者亦焉得區表若是之盛績哉雞澤尹霍公從仕之明年前俸吏邑人張柔趙居仁奉幣走郡請予言公自下車來首謁先聖顧廟宇摧圯捐俸鼎新以絃誦聲沉乃拔俊秀七十人入齋肆業刻自砥礪以迄有成又稽學田不敷所需乃節丁宴費歲省租三十石命工創造禮器復選經

明行修士訓社學三十八所霖雨之際親詣鄉社勸農植桑生成者二十八萬餘株民皆感化向善盜賊屏息造木牌十面名曰善理遇有詞訟不係重判送社長以理諭解二年之間絕無詞訟大凡軍儲暨需和買和顧雜泛差役依驗人丁物力均科不許那償徃歲縣設里正三十名人甚病之公止存三之一大蘇民力上年糴買常平粟豆一千七百餘石除設法出糴為見年饑乏食出借於民者六百餘石至秋止拍元價昔逃民站李成等三十五戶風聞來歸即以原拋事產給付寧業河南盜賊蠶起奉檄重修



城垣募民趨事不施鞭朴厥功告成仍起門三座四圍濬池水兩岸植柳五千株其遺惠在民如此祀名宦

邵公去思碑

李一寧

雞澤前尹商州邵錦穎州丁冠相繼為政皆既去民為丁公立志思碑而弗及邵焉君子惜之皇帝十有二年大邦伯張公以名侍御來守廣平越明年百廢俱修乃綜核名實以風勵僚屬嘗念曰邵錦之政洽於民民至今便之丁冠之政吾目所擊始弗若也而百姓則畧邵而不錄何哉遂移檄大尹車公棠使磨去其書丁者而書其邵之賢命

教諭李一寧記之曰嗟夫天下之善有潛而弗彰與似而弗真者衆人昧之君子識焉蓋鄉人皆好不如善者好之而一鄉皆稱愿人則又德之賊也然惟有德而後識其所以為潛者似者之微有位而後可以操予之奪之之柄故風化善惡之原上之人為之也雞澤屬廣平為最小其地磽其俗儉其民朴且直視他邑為易治考夫邵公之治也因俗損益而不易以新因時催科而不併以急而又董之以莊敬守之以廉謹不易以新則無以駭民之耳目不併以急則無以來已之聲譽是故其善潛潛則人弗知弗知

則弗思弗思則弗碑也若夫丁公之治也則不然蓋迹勤  
乎治民而志專乎彰己其迹勤則民懷之而不知其實其  
志專則民囿之而不知其似是故其善彰彰則人感感則  
思思則碑之所以作也太守公之書此也慨然而不疑去  
彼也斷然而不恤知之真也書之以示勸去之以示懲位  
之隆也所以然者皆為民也今夫守之官於民為最切而  
令之賢否民之休戚關焉太守之舉此則凡得於觀感者  
孰不曰善而潛雖久而益彰善而似雖彰而弗久孰不勉  
其所謂潛而去其所謂似哉由是而知民生之福未可量

也吾獨惜邵公之善不幸而不遇太守之賢表章之典未見於在任之時又慨丁公之似而暫隸太守之屬黜罰之法第行於去任之後則夫二人者之命又何如也矧善大於邵而似加於丁者所遭之幸不幸可知也雖然善而似猶愈於為非去而思猶勝於詬罵然非識微之君子精蘊鑑以別之則丁公者亦世之所謂善人也吁可不畏哉一寧教職也不敢不勉敬述善否損益以為守令者告且以解衆人之惑是固太守公之意亦民之心也

銀公志恩碑

檢討

孫紹先

晉代

雞澤民思其令君之去也碑於縣治題曰正德己巳天子  
命太原進士銀鏡李明氏來令我雞澤越癸酉考三載績  
擢戶部主事去惟令君之德實惠我心我民實心思令君  
弗忘至於子孫亦永無數乃歌曰令君之來只活我援我  
令君之去只奪我捐我令君復來只旬我宣我載告於史  
氏曰維敝邑土瘠且狹民用貧盜且滋自令君之一歲也  
藝斂經費佚使時役邑儲不他發泛需溢於他不我逮吏  
罔賄殍乃蘇流徙始來剝人擇荷兵於田自令君之再歲  
也民罔遊生作用恒婦蠶有桑豪貴不私鬻獄訟平家室

時學校以興成人及小子悉有造自令君之三歲也庾廩  
實戎器閑鄆郭以完盜是用禦不侵及於鄰封人亦克用  
康以又矧惟我父老子弟食令君之德敢用請大書以昭  
我令君罔極史氏孫紹先曰郡縣至於今敎極矣民歲或  
十數訟吏罔不曰無良虐我吏三載更置至一再亦罔不  
曰無良讐我夫孰云其然去遺思維令良哉思弗諼爾去  
維民良哉銘曰孰謂爾民良讐或訟之孰謂爾民匪良思  
或詠之爾曷讐維令之尤爾曷思惟令之宜匪爾則有知  
皇寶鑒斯我銘爾碑不於其去於其來嗚呼來承祇若思

誌表

唐驍騎尉毛公藻墓誌銘

失名

公諱藻字行斌家本滎陽先自顯頊遂因仕歷擇里漳濱  
故為雞澤人矣曾祖買齊儀同三司常山太守祖寧隋湖  
州湖陽縣令又任太府寺主簿父卿釋褐洛州宜陽縣令  
尹屬隋末失道皇家啟運西瞻陵谷尚風生於二嶠東望  
鼎門猶湯沸於三水當即遠送誠疑仍展勲勞蒙授上儀  
同尋除熊州司倉叅軍事風高十里資我弼諧俄而又除  
晉州冀氏縣令公以來躡懿範抗籍芳蹤志烈風霜情急

仁義輕雕蟲小篆之技重捐身奉國之功定王充於泐洛  
滅竇德於波漳蒙授朝散大夫淺降為驍騎尉既而隨親  
解綬還影歸田寬恕居懷追遊在意堂各恒滿名松阮而  
為傳尊酒不空酌聖賢而高興宜應保茲嘉慶享此餘生  
而乃福善無微犯朝露而成疾夢楹俄反隨夜風而不歸  
春秋七十有二以咸亨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私第以  
上元二年歲次乙亥二月乙卯朔十日甲申遷窆於城西  
八里之平原禮也惟公立性疎放不拘名檢方當抑揚時  
俗領袖人倫何期壯志亦彫英姿遽沒子義成義同等感



過庭之訓痛甚崩心想陟岵之恩悲深泣血恐桑田變易  
巖谷遷移敬勒芳猷庶傳不朽其詞曰顓頊開源臯陶構  
緒門多俊傑代有文武長卽演詩遂使威楚雲布簪猷星  
羅台輔偃蹇踈放志在追遊既輕軒冕不重王侯夷齊作  
侶嵇阮為儔滿堂嘲謔盃罇獻酬一生易盡百年難駐奄  
逐夜風俄隨朝露行旅傷感親友追慕隧道已通佳城將  
措黃泉路遠白馬悲深日慘春暖雲結郊陰草豨露泣樹  
引風吟式鐫貞琰永播芳音

唐定州望都主簿韓公固文墓

失名

君諱固文字南金洺州雞澤縣人也詳夫四國䟽封系崇  
基於武穆七雄稱主開霸業於韓原漢帝為壇即備將軍  
之命都姬入肆方知隱士之名尚書則賢劍昇朝大夫則  
玉環流鄭奕葉尤寵其在茲乎曾起齊幽州漁陽縣令祖  
韶隋并州錄事參軍父士行唐明經擢第為儒林郎君積  
慶隆家承長者之餘論邴幾入室追亞聖之高蹤窮學海  
之淵源翦詞林之浮滌解褐為陝州芮城縣尉考滿調補  
滄州鹽山縣尉遷定州望都縣主簿釋茲黃綬綰彼朱鈞  
爰昇一進之階即冠六曹之首澡身浴德雪白冰清常懷

撫下之心用答太平之化以儀鳳二年臘月十九日年五  
十有五卒於官長安三年十月十二日祔葬於縣城西北  
十有五里之先塋銘曰配邢晉兮列周藩跨燕趙兮據韓  
原稱三傑兮重一言英威滅兮圖線存挺高材兮庇深根  
籠杞梓兮播蘭蓀鴻之漸兮歲之春佐銅墨兮厯寒暄時  
不再來隙駒奔而不怒遺喪龍樽有孫謀兮翼子銘祖德  
於泉門

明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劉公誠墓碑銘

布政使

何喬新

盱江

鳴呼天之降才鍾其粹美者固鮮能踐修以盡其才者尤  
鮮才美矣踐修力矣而享年不永不底於大成是則有命  
焉故吾於亡友劉君每咨嗟痛悼而歸之命也君諱誠字  
敬之世家廣平之雞澤曾祖諱春祖諱辛再世不仕考諱  
芳東平州學訓導累贈秀府長史母秦氏累封宜人君賦  
質明粹自幼知向學不煩督勸弱冠登進士第擢翰林院  
檢討輔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史從王之國賜四品章  
服王薨改寧國府同知仍食正四品俸在郡有賢聲遷湖  
廣布政司右叅議君成童時喪其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

母以孝聞家貧為童子師資束脩為養既仕凡俸祿所入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房每有賓客讌會先具甘旨進母飲食之然後出待客終其身以為常嘗以公事涖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潛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君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長兄諧早喪事寡嫂敬而有禮仲兄誼為邑庠生每歲分俸以資之其孝友蓋天性也少從國子丞闕子與學易既登第窮探刀索務求四聖之旨嘗焦贛易林專取納甲飛伏非聖法乃作周易衍辭其文奧雅深於易者韙之又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為訓者作典

謨遺指楚漢以降詞人之作散見諸書君採其得三百之  
旨者作風雅遺音邵子皇極經世書自鄱陽傅氏後知之  
者鮮君深究其理欲為之訓釋而未就也蔡氏洪範皇極  
內篇揲法不傳君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為補其釋教之  
缺蓋其立志直欲與濂洛閩諸儒同歸不欲以文詞名  
也其為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啟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王  
嘉納之及王就國汝寧在途淹留君上章諫王即兼程以  
既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宮君力諫不可廟得  
不毀旨講書西伯戡黎君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

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君曰紂都朝歌黎  
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  
津之兵首事於黎耳相與辯於王前王解之曰二先生皆  
先皇所選以輔予經義未明不嫌徃復何遽見於辭色其  
思寇賈交歡之義君頓首謝其在寧國凡所設施務求安  
利其民不恃聲威以徼時譽上官或非之君自若也及在  
湖南所至教民築陂塘以備旱嚴保伍以防盜民有訟者  
引古誼諭之不加笞罰或譏其迂君曰吾道當如是也其  
居官廉俸祿之外毫髮不妄取成化十六年六月疽發於

背慮遺母憂有問者輒曰無傷也疾急以手拊牀曰我死  
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是月二十有五也  
享年四十有八卒之日囊無寸帛幾不能斂賴僚屬相率  
致賻乃克歸其喪先娶王氏生子曰叔忻繼娶張氏生二  
女不育君之弟詳暨叔忻扶君柩北歸卜以是年十二月  
十有五日葬君先塋之次求予銘其墓嗟夫君之資稟如  
此其博學好古如此其施於有政又如如此然年止於是位  
止於是豈非其命也使天假之年其所就豈可量哉是可  
哀也系之以銘曰稟之粹兮志之銳兮探幽索賸求諸內



兮車彭彭兮四牡良兮瞻彼聖域期翩翩兮道阻修兮車  
忽仆兮命之不淑將安咎兮有封若屋君之藏兮壽雖不  
遐名孔彰兮

明提舉郝公理墓表

劉錫

幼予為鄉校弟子負竊聞諸朋游長談鄉先達高人物則  
曰郝公天賦郝公天賦隆慶元年公子起漁卒起漁子九  
霄經從予學舉子業兩狀子蘄表始詳知公世公真高人  
物哉按公名理字天賦別號仁菴其先山西介休縣人七  
世祖仲良永樂年間遷雞澤生從諒從諒生士謙士謙生

珣珣生錕公大父也以懿德右鄉燕錕生志江成化四年  
已巳志江生公公生而樸淳岐嶷見者知非恒人家計素  
歉篤志幼學不以貧撓學殖日益富鄉之賢子弟多從公  
游沁源尹郭先生潤解州貳王君汲石州學正趙君有為  
皆公門下高第云宏治十七年甲子公領順天鄉薦初第  
時着新絹製送客裨販行鹿角車觸衣汙垂壞公不色愠  
販體知是公愧悔再夕死人咸異之三戰南宮竟以數北  
正德七年奉檄天曹提舉雲南黑鹽井課此司實脂膏林  
公澡身嚴法畧不自潤鹽商甲推以背自碓擬贖公數百

金假靈茗欵公聞之赫然怒曰此駟也乃欲貨吾堂階耶  
吾且撻此駟死甲助勦退用是法行滋厲課報如額部人  
畏公如神司政暇則集滇士論文析義不倦嘉靖乙卯年  
間滇人劉君曷分我庠教士偶說書舉臬義曰此爾鄉先  
達郝提舉公說予私淑諸人耳公教滇士深且遠如此嗟  
乎公真高人物哉正德十三年戊寅公考終命壽五十元  
室胡智女繼室高財富女皆南和人子男六長起莘娶孟  
氏生子九思九韶九春九尚次起渭娶徐氏生子九卿次  
起陽娶崔女生子九鶴次起嵩娶王氏生子九一九德次

起巖娶柴氏繼孫氏生子九疇九伋俱胡出次起漁娶趙氏生子九霄九叙女一適張尚魁與起漁高出見曾孫男十四女十二蓋多後矣天固相高人哉予於公乎重感

明紹興知府劉公錫墓誌銘

舉人 聶鶴齡 曲周

隆慶辛未十月二十八日吾友鈍菴先生劉公考終正寢閱二日予總服徃哭於家己子孟源卜葬於壬申四月十七日乃奉庠士柴子熠狀來問銘於予悲夫予安忍銘吾友也公諱錫字德純鈍菴其號其先晉之上黨人也永樂中徙民竇畿甸行四者始遷於雞澤四生聚聚生雨雨生

仲良仲良生雷配李氏生公公生而穎敏幼治朱氏詩即  
大明習弱冠舉丙午鄉薦明年登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  
書己酉晉位御史封其父如己官母封太孺人公吏事精  
明持法嚴峻按山東以澄清自誓貪墨豪滑望風屏息時  
太宰李奉詔如京所過處臺省官都就謁途次公獨不往  
李啣之至部即出公守紹興越俗婦女奩具過豐往往有  
因而傾產者以故諸生女者懼費多不舉公始至即立嫁  
娶禮儀定額縣示之更設厲禁有犯者即如所禁罪之不  
少貸於是故俗盡革仁施於無疆矣郡故多貴官其家人

率席勢縱恣公一以法裁之或有所干請又多不許以故  
吏民畏愛而士大夫間有不悅者倭奴入寇公日夜戒嚴  
為戰守備寇至公率將士追擊於桃園村斬首虜數十人  
生擒三人獲械器數百件紀功者以聞天子嘉之給賞白  
金二十兩始工部尚書趙文華行禱海神劾奏尚書張經  
都御史李天寵論死西市時又以監督軍務至大索賄賂  
諸司凜凜畏罪問遺者接踵或以謂公公大息曰奈何股  
民膏以媚權貴也即獲罪吾甘之矣竟弗予趙果大怒求  
摘公罪無由居無何寇復至會御史錢鯨慈谿人也攜春

歸道經境內遇賊被害趙即劾奏公共交通倭寇致殺憲臣  
詔逮公下獄禍且不測公上疏論辯天子廉公寬事下部  
議法司白其誣即議開釋會讐公者構為蜚語竟謫戍

門公攜二僕如伍諸生多來從學日與之講墳典確古今  
訢訢然殆忘乎其為羈旅也乃扁其軒曰亨旅云今上嗣  
位始赦歸田里尋復其官公貌魁然議論英發吐音如  
洪鐘性直質剛方不輕假人辭色遇人之善者雖賤必下  
之不善者雖大貴人視之蔑如也博極羣書文辭蒼鬱綽  
有奏漢風致氣節才識迥出一時向令得盡展布其所樹

立寧可量哉配戴氏封孺人孝敬慈惠雅叶公志側室嚴氏張氏子男二長即孟源嚴出娶平鄉監生張惟憲女次孟池張出聘永年舉人王三畏女女三長戴出適南和生員白慣次嚴出許聘典膳于英男士亨次張出許聘教授康子愚子應乾公生於嘉靖三年二月初三日享年僅四十有八歿之日家無餘資膏田四十畝以葬兆在縣南六里許嗟乎予同公領鄉書公以弟視予予狂戇寡合獨公不予棄豈氣味之有相似耶予嘗病公過亢公亦以予不諧於俗每勸予弗仕相期築室於滏水之涯浮白吟詩以



終其天年嗟乎豈意其遽舍我而逝耶痛哉痛哉乃揮涕而為之銘銘曰胡縱爾才顧限於其官胡豐爾德顧畚於其年悠悠蒼天竟不知其胡為而然

明陝西副使殷公大白墓誌銘

尚書

徐石麒

松江

墓誌誌墓也未墓何誌以公之子岳與淵號泣却立三年不衰不能一刻忘墓公故誌也公諱大白別號大陸其先為山右馬邑人已而遷北地雞澤小寨村蓋五世於茲矣其先皆孝弟力田至封公始力學未售尋入賢為散官繼孺人李母實生公修髯雄岸耿介嶽嶽然磊砢多節目不

奚澤集卷之十一  
七  
妾與人交人亦恒畏交之讀書嗜古文詞喜涉百家言窮  
究其旨歸十九以冠軍舉於庠連歷二艱哀毀過當芻蕘  
雞骨立為劉令所知又能立散斂法儲粟平穀價供伏臘  
舖里中高年助族之不能婚葬者各以等問其入則縮廩  
作權行之措大哉文正公齎鹽時不識辨此矣己酉舉於  
鄉試南宮輒見躅孝廉家居十二年未嘗一謁長史惟聚  
徒譚經著書為百城樂有貴人欲為之廣文一席地者公  
夷然不屑就也及諭光山則又斷斷與諸生講禮習射讓  
齒右恬白露紫水之間營如魯衛矣過邑大令則以賓師

自居高頤頽峻壇坫令為改顏禮重之再遷為比部司廳  
間制諸曹郎不敢以陰陽攪羶案已調司憲院務又調司  
銓務及瓜遂力請南果得南駕部副郎夫司吏部務而南  
行非例也所以成公澹也是時南樞密為呂豫石維祺呂  
以茂年位參贊駁才彙氣不可一世奴隸視諸屬舊部文  
下司體罰不擻也參贊獨更擻之諸兵曹郎者宿若俞公  
彥英鈔若錢公位坤卞急若印公司竒皆跼踏鼻下視奉  
唯謹公獨以乙榜力爭不可參贊公竟不擻也國家歲漕  
南粟率十鍾而致一石自僉運法壞殷厚之家藉權貴自

蔭庇貧者又利穴漕自便於是部僉旗弁恒與貧貧兒漕  
一入手相率並緣為姦其得輸之大倉之倉者石不庾金  
至殷公所僉升旗一如制諸大僚及垣臺諸長不敢閑一  
字即參贊有所坐不為動故其年卒得不大逋後此未有  
及公者人以是知公能出守叙叙故漢孔明渡瀘處也夷  
獠雜處為不易治公至置水拔薤型仁講讓夷人向風焉  
郡紳劉公之綸既殉節太夫人苑無依公歲時置楫幣無  
缺而叙道某挾上臺威又以子諫垣貴橫有所宣索公急  
持弗一應即諫垣以省父至擬以屬禮禮公公亦拒弗與

通也川西兵憲邵公捷春平生鮮所許可過叙廉公治叙  
狀擊節稱古循良無以過遂先通刺定交而去治叙三年  
以資晉閩南道鎮興安時索蕩諸賊夾治左右伺公過欲  
挾公求撫索賊即願殺蕩自效公許之索果提蕩渠頭來  
公語索曰橐而弓矢上之公府散而部曲各歸其處隻身  
肉袒請罪乃可撫也索不能公策其必叛先設伏以俟果  
大殲之城北沉於江賊大震又追禿尾狼賊三晝夜轉戰  
至鳳凰山鹵獲無算又勦搖天動於日連山得賊級一百  
三十顆解散難民三千餘人呼聲震山谷 役也皆其

劉涓子集卷之六  
仲子淵親披鎧胄登孤先登故所向有功公不言功也惟  
其壑荒儲粟繕城飭防奪赤子於虎吻乳哺之而已歲已  
卯天子遣督師輔臣楊嗣昌禽難寇氛以三年養癰之患  
實嗣昌啟之亦欲使嗣昌蓋之也嗣昌狂躁無恥既負天  
下物議思大有所誅殺以威人心而事難收拾復計借人  
頸以逸其誅於是因獻賊逃無所歸罪謬以拒令失機疏  
請罪公下司寇議司寇甄淑故武陵私人竟以辟上俞之  
而公則已先易箚矣其冤狀具公辨疏中余讀狀而不能  
無悽然於國家刑賞之故也當公駕部時余方以考功計

羣吏知公介直子諒不陵不援計畢擬納交僅一臂即以  
守叙去白門之人頌公嘖嘖不去口及守叙而蜀人之至  
京師者其嘖嘖公猶白門也迨鎮閑中而秦人之至京師  
者其嘖嘖公又如白門也方謂公可大用無何而武陵疏  
至疑之然亦未嘗不恨公何不迎頭一擊而坐逸數歲逋  
誅之寇也及事後訪與武陵共事者袁王兩中丞知獻賊  
入蜀非其果為我迫計窮無復之狼狽而去也蓋自習見  
武陵慙不知兵楚蜀之間可使罷於奔命故佯不顧妻子  
驅難民鉅我於瑪瑙山陰挾精騎趣入蜀大破蜀郡縣攻

其所必抹及武陵入蜀則又馳七日飛破襄致其踉蹌奔  
歸武陵遂走死前所俘獻賊老弱若棘壁屈乘一時權寄  
之外府耳按之兵法武陵不能制人反制於人故及於敗  
惡在其能兵也且瑪瑙入蜀路蒙茸險惡非蛇鳥猿獠鮮  
托足而獻賊起自萬山為盜走叢箐如驚我鎮將偏裨不  
能從尾之者二三矯捷撥兇何戰其所上幕府功狀特諸  
弁喉點撥之有口者縱力描繪給武陵賞武陵又欲藉口  
功已張皇其事不欲更覈虛實故多謾語後獻忠士馬倨  
強如故無可飾欺則不得不請誅公與蜀撫以掩其欺罔



之罪猶賀人龍之逃也以武陵奪兵柄屬左激而使逃及  
逃又不得不請誅秦督以掩其激變之罪故余謂三臣之  
寃同一機構惜未有能摘發之者今觀公疏云為同官亭  
尹修隙所中噫即有之如邵如盧復誰中乎陰鷲刻深斯  
人之忍固性之矣當公刀鋸在頸時猶怵惕不敢發非怵  
惕不敢發蓋隱忍其辭猶冀世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而如  
彼狂澗之既倒何哉今公寃一日未得白即一日猶未相  
士泉歸窆窀穸子淚中血何時乾姑為誌之以待夫仲貌  
諸孤之志公生於萬歷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沒於崇禎庚

辰之七月廿三日歲在龍蛇賢人當嗟其殆是耶恭人田  
氏庠生田公光前女子二人長岳領庚午賢書娶於康為  
海蓋兵備道康公應乾女次淵廩於庠娶於岳為茂才岳  
公生周女三女長適儒士安磐次適聶生明璫又次適張  
生祥麟皆諸生一孫女未字甥男女共十二人無他生產  
所著有五經副墨行於世云銘曰曲如鉤封公侯士一抔  
直如弦死道邊名千秋天不死公於鄉之瘞狗而死公於  
楚之沐猴其殆欲使為濤為碧照青汗而長留也乎嗚呼  
乎殷侯

雜著

元大成至聖文宣王碑陰頌

同知將  
作院事

鄧

錡

麟格而素王生鳳鳥至而河圖出帝出手震堯執厥中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三皇春也聖人繫周易而天地乾  
坤定五帝夏也聖人定書而日月星辰紀三王秋也聖人  
刪詩而人倫政教明五霸冬也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嗚呼吾夫子聖人也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順承  
天百物生焉三綱五常道德立焉垂統生民萬代師焉天  
地用誠日月用明大化運行無所成名一以貫之集乎大

成

城隍廟鼓銘

邑令 曹孔榮 平湖

維神有靈維鼓有聲靈聲相應丕顯精英神以鼓運鼓以  
神鳴靈揚聲動聲發靈行康仁良善登聞錫禎貪殘刁橫  
捷擊如霆鼓舞元氣春長秋成宣鳴神教契絕風清妖氣  
或擾一鼓成擒雷轟百里保障永寧

祭劉鈍菴文

康守愚

嗚呼先生之即世也其賡志而有憾於杳茫抑瞑目而無  
憾於幽壤謂無憾耶學非不足論道經邦而顧止於雲宮

之振羽秘館之掄章才非不足梁棟明堂而顧止於西臺  
之執法南國之懷棠當宜熾而昌也胡官邸蕭條而圖書  
之法惟有空囊壽宜永而康也胡命運乖違而艾期未逮  
遽陟雲鄉吁嗟乎宜若可傷謂有憾耶天恩寵賚椿萱咸  
沐乎榮光文詞秀發桃李悉在其門牆宦成名立而三樂  
之素志終償身輕事足而二枝之丹桂挺芳先生無復遺  
憾君子以為不亡其所遭值富貴過也壽夭數也奚較其  
多少而短長愚借鄰光之有日慚瓊報之無方矧賻款備  
旌帛用將薦蘋藻兮痛滢腸奠椒醑兮淚傾眶陳辭遙告

分意難忘英靈如在兮鑒素悰以來皇

叙州祭諸葛武侯祠文

殷大白

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是先生之高也佐帝室之胄鞠躬盡  
瘁是先生之忠且正也下教羣屬諄切於徐元直董幼輿  
之千反是先生之不伐也三分畫於隆中八陣壘於江潯  
與木牛流馬諸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先生之奇也食  
少事煩未穢賊操而五丈原星殞是先生之憾也伊周才  
品僅僅成蜀漢四十年兩世之業聖人之於天道果有不  
合者如孔孟勞勞於衰周之際是先生之遭也終不與古

今偏安之佐同彼朽腐是不必先生之不幸也

陳州禱雨文

康應乾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陳郡大旱余製此文齋宿城  
隍神廟每更輒焚一通精心懇祝次日午前炎威  
猶熾倏爾雲暗雨傾四  
境霑足頗幸邀神貺云

澍隨車降見鄭淮陰之行春薪積火飛談戴西華之應禱  
信天人不岐遠邇知幽明惟在感通理有固然職何敢怠  
豈期胥溺之後猶遭如焚之年當炎帝之司辰正旱魃之  
為虐日塗牛於東陸絕無榆莢灑清霄頃祀竈於南熏未  
睹桐花飛廣陌寂寞三姑峯下鼓角希聲光霽員嶠山中

燒烟不徧赫曦何酷空鞭陽石於宣都江湖已封常會閑  
龍於屋坐野無青草田起黃埃嗟民生以何堪悵國課之  
奚給惟是尊神享一方廟食想垂盼之已殷值四境重災  
當有叩而即應未有不舉陳民頻年之極困仰達天廷求  
融風火始之甘霖俯甦鄙屋者也第官司之溺職致干天  
和非神聽之不聰無心民瘼職謹薰沐齋宿於廊廡之側  
灑漑血誠晨昏拜禱謂義收之不作誰截左臂於洪州念  
呂暉之已遙莫鑄水心於揚子伏乞廣運靈通大求雨部  
委曲以邀無為君之駕暫駐江城殷勤以拉鉉冠使之旌



一臨海岸油然以作收赤輪火旆於中天沛然而來潛黑  
蚪朱鬣於大帝雨珠玉於久敵之日原濕交誦神功生黍  
稌於既稿之餘黃白盡歌帝力

鬱言

崇禎甲申  
清明日作

殷之經

嗟壯志之不售兮困縛明經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兮  
白首歎枵腹之無成五十不仕未敢衣鉢伊川兮以待天  
下之清豈天下之未欲平治兮世久醉而不醒吁嗟乎以  
色以梏以宦以佛以土木以戍卒以外戚以藩鎮以權姦  
佞幸之壅蔽歷古敗亡之各有道兮而本朝止功令之不

行揆厥所由則傲貪汙上下朦朧外而監司守牧內而三公九卿以鑽營矜手眼非錢神則不靈致使廉恥道喪禮義不醒士紳因而壘斷奴隸敢於橫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兮余何咎乎蒼穹岳武穆云文不愛錢武不惜死何患天下之不太平我思古人未盡獲我心兮怡堂久假鄙尅桓為粗戇羨哀博之雍容執戟之生死榮辱悉付於文墨之片舌縱橫每念及此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兮又何怪乎有事之日倡義者雲集望風者景從控險者棄甲曳兵而遠遁守土者開闕竭蹶以相迎吁嗟乎念余三世之受

培養兮何敢頓忘乎聖祖神宗殘疾之身不能傲西山之  
高蹈分願作布衣士同山東父老扶杖以觀太平倘必蔓  
引株連羅及無辜如民之訛言兮此天未厭就魯仲連之  
所以蹈東海而死也其庶幾索余於溝壑之中

重修永濟橋祝 并序

邑令 祖法敬 五 藍

邑治沙陽村為西北通衢向受洛河水患設永同  
橋以便征人近為洪流衝決褻裳而往者未免俟

行道之難需是橋可時曰待乎居民哀洪福望  
苦修築時余初蒞任嘉其勇於義遂作倡以鼓

之鳩工庀材經營無間越數月而其工告成上  
礎立柳列堤完克績前謀用率奕葉洪福等復

為文以記落成  
余乃為之祝曰

視彼狂人周道如砥載驅弗沮弗止夜月晨霜吟鞭吟鞭  
笑指樵歌牧笛夕陽歸處出作入息子婦皆喜載糗與糧  
不顛不躓億萬斯年崇其永濟

公募創建文昌閣小引

教諭

尤淑孝

大典

乾隆甲子十一月望後二日本邑文昌祠內田祿為災壘  
候李公偕儒學師紳士等督衆撲滅神龕几案雖燼祠宇  
棟楹尚有存者候與學師既設位拜奠以安神遂與紳士  
議重修計成曰諾以時屆火見工不便姑少待先是邑之  
文昌祠在縣志西北康熙二十八年邑侯祖公用青烏家

言移至文廟之東偏與奎桂相望垂五十餘年邑人科第較前稍盛明年正月學師與紳士商之邑侯期於丁祭之辰多士畢集出公䟽以募閭邑紳士及寓賢諸同人庶衆力易舉成此鉅工侯曰可又用青鳥家言欲易祠為閣奎棲南峙神祠北峙更魏煥焉將科名之蔚起士氣之振興又若擇左券者昌黎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兩邑侯之修建是祠後先輝映皆大有造於雞邑之文風士氣者厥功詎淺鮮哉而出資督工輩亦得附驥益顯云謹䟽時乾隆乙丑春王正月也



賦

窮歲賦

殷淵

惟愴結之怛惴兮風木寒峭而悲號耿予心之不道兮厥  
未率繇於嚴考彰徽音於西陲兮構譖哆於楚愴顏泰山  
之崔莪兮顧一羽之菲輕嫚尤生於任擔兮禍萌於元卓  
之潔清嗚呼悲哉皇天不惠亮兮彼柔如毛兮如狼之貪  
東絮惟骨載草惟形因風揚燄焚民屢以撓棟隆嗚呼悲  
哉予曷寧忍兮過太行亂潞水涉稷崗黃流逶迤而東濟  
舟車滂沛而西張哀予考之不弔兮於彼蒼慟靈輓之未

返咽清渭於涇陽仰終南之崢嶸兮佳城麗麓予嚴考兮  
豈有間於董揚彼賢人之揭揭兮相與引重於泉壤胡為  
乎徂日而邁月霜露遞遷無罪無辜抱怒九原松栢罷枯  
蒲柳生頽疇日疇月照雪青丹聖主憐予考之直道兮肆  
殺彼讒頊焚其庭宇兮渚伊及泉錯骨為薪兮析肉為齏  
呼九族而夕膾聚里井而朝餐予乃左手據右手振張目  
視姦鬼驚呼皇天招后土葬吾父語吾母天清明地平臚  
生人未立房堵樂庶黎壽天子予乃披髮於西山之巔椽  
地耕田抱石倚園追友康豕躑躅於山谿之間何日兮太



清何日兮太寧聖天子有道兮不忘予之中情詩云既克  
有定靡人不勝嗚呼兮有恫

思興賦

齊超倫

憶辛亥之孟媿爰束裝而南行歷中州之疆域遙取道於  
樊城吊襄陽之古郡借鑿齒以標名覽荆門之勝槩號虎  
牙而峻嶒由是旣荆南越沙市舟子來群艘伺欸乃一聲  
風流水駛或微波連漪或驚濤奔肆或江豚蕩風或沙鷗  
斂翅信川瀆之呈奇乃舟楫之初試若夫望夷陵而入峽  
映山色以乘舟峰迴舵轉榜人載謳恍置身於天際復渺



夜話每對酌以徜徉怡怡華鄂之依附殷殷政事之相商  
方期浹辰連榻申友愛於經年其奈觀光畫省遂匆遽以  
言旋渡建陽而分袂竟惆悵乎各天今雖閱乎二載情猶  
繫而未遷輒縈想於寤寐羗寄志於蠻箋假長歌以舒嘯  
盡遙昔而流連

古城影賦

生員

王應燿 武進

星分昴度邑號雞邱沙洛西逝漳滏東流剖玉初頒沫土  
披圖爰隸冀州暨乎戰國已判春秋漢唐屢遷其鼎社劉  
竇更擾以戈予南鄙有田既委狐嗥豹處北園附郭或湮

斷澗寒洄若夫日轂將沉金波未曜晚景平原夕陽孤廟  
冷雲歸岫偕楓葉以爭飛倦鳥依人繞林烟而哀叫瀟瀟  
兮雨欲來瑟瑟兮風何峭爾乃斥喉遙聞蕭垣倏見類海  
市之參差似蜃樓之隱現三里七里宛小國之方隅暈斯  
跂斯儼六朝之宮殿粉堞山樓並著望如霞鬱鬱而心驚  
銅駝駕瓦齊輝對百雉巍巍而目眩於是牧童歸去行客  
徘徊指空中以色駭立廣野而疑猜固阡陌之素曠胡閭  
闔之忽開信崔嵬之有影伊城古而未灰亂烟簇起幽響  
頻來豈涉渭觀泉周民笑語於幽館抑爭妍鬪艷楚女歌

舞於陽臺俄而薄霧捲皎月出挹露氣之且清快水天之  
若一恨姮娥之轉輪致鮫人以入室丁令威嗟城郭之已  
非洛大夫過故宮而若失予乃悠然遠會俯焉跼蹐知造  
物之皆幻識形影之為虛古今如逆旅天地我蘧廬今日  
而不樂他人苑自愉何物為吾有而羨乎漆城之蕩蕩與  
夫夏屋之渠渠



詩

送聶之美任雞澤令

宋資政  
殿學士

司馬光

涑水

趙魏高氣俠到今風俗然  
推埋吏難禁擊斷世稱賢  
明府宜更瑟罷民庶息肩  
無如繭絲者息斂縱敲鞭

和聶之美雞澤官舍詩七首

前人

明府學既優所聞今得施  
四境已澄清遠以書自怡  
西齋幾黃卷治原俱在茲

百里有民社古為子男國  
苟有愛物心稚老皆蒙德  
為身不為人鄙哉陶彭澤

孤棲雖不高足以瞰四遠  
餉婦陌頭歸田夫桑陰飯飭吏  
省追胥勿令農事晚

索索夕風道瀼瀼朝露哀  
啁雀島寒枝宿螢依敗葉  
渺然秋興長坐與江湖接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  
誰我官舍前老朽完天真  
所願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村落烟欲暝行人未稀  
借問來往者營營還有無  
乃知市朝客趨露良可悲

高齋對秋山平望殊不遠  
雖遠獨往心蒼蒼長在眼  
可嗟



都邑遊終日紅塵滿

謁扁鵲廟

元學士 王磐 汝州

昔為舍長時方伎未可錄一遇長桑君古今長嘆服天地  
為至仁覆盆不能燭先生炯雙眼毫釐窺肺腹誰知造化  
者禍福常倚伏平生活人手反受庸醫辱千年廟前水猶  
學上池綠再拜乞一杯洗我胃中俗

金盃玉盤菊

劉誠

誰將黃白點秋英巧製新裁似逞榮五出高擎金盃小單  
層輕襯玉盤清不同隱士誇風采欲助詩仙問月明應是

花神解人意開筵酬我賞花情

送劉鈍菴巡按山東

大學呂本餘姚

衣繡乘驄出帝京霜威風力誓澄清久推純德今長盛共  
道高才昔更生齋魯盡遠人揖讓青徐無復盜縱橫應知  
代主東巡重不負登臺獨坐名

贈劉鈍菴清戎江南

編修嚴訥常熟

玉署政文彥烏臺秉憲郎才名掀日月潔操凜水霜海甸  
通吳會山川擁建康春風徐攬轡滿路繡衣裳

送劉鈍菴按閱吳師

王世貞太倉

六月軍書下三吳憲節懸波文淨組練霜色獲樓船星斗  
鍾陵近風烟海戍連按蒐投距出倡勇射潮便勲業兼文  
武澄清失後先多衣花比繡 乘玉為羈伊昔兵戈起曾  
分間制專掛帆當使馬握耒置屯田將帥誅求裏逃亡涕  
淚前芻糧遠舊日調發念他年赤籍虛難滿蒼生實可憐  
蕭條石壕吏悽惻耒徽篇寬大榮根本叅停職事權列星  
齊介陣膏雨潤閭閻不見君山上猶祠別駕賢

過洛河暫宿小韓固

尚書

王一鶚

曲周

古渡黃昏後胡村此暫留一溪遲渡馬六月強登樓華髮

西川思青燈半夜愁偶經名喪我雅志在林邱

行縣滄陽河泛舟

知府

唐

曜

富順

夏木千重裏長波渺渺來綠陰亭障合白晝畫圖開  
魚相泳盤渦驚並迴銀鞍愁傍險故作泛舟回

癸亥大水四首

教諭

張拱極

呼縣

萬方玉燭久調和忽然水勢漲官河平地深於十丈波  
嗚呼多少填溝壑依舊征徭奈若何

一旦沙洑兩岸頽翻空惡浪吼風雷黃雲綠野盡成隈  
嗚呼桑柘不堪處安得蠲租紙不催

蛟龍驚走水怒號窮簷部屋一空濼淒淒風露苦嗷嗷  
呼樂天裘何在願將百里被周遭  
西山夜雨泛雞邱十室九空付水漚生民無計度春秋  
嗚呼堯夫不復返今日伊誰濟麥舟

入翰林院作

劉錫

聖世求賢不厭貧祇緣善器屬良臣  
心同焚壁瑕疵盡德擬揚金燬煉純  
好試經綸華上國幾施霖雨壽生民  
腐儒稔辱陶鎔澤日玷繩樞媿席珍

城南樓漫興

前人

客懷滿愁况縱目城南桂薰風着我衣涼思何颼颼薄靄  
散天際弱柳暗汀洲鴻鵠下雲霄翻為燕雀羞伊昔青門  
道種瓜東陵侯河海有清淺蝴蝶是莊周世事故如此未  
須傷白頭

送田沼浦巡按滇中

前人

六詔雲烟迥乘輿憲節遊風霜開萬里狐兔失深秋獨最  
西台績遙抒南顧憂點蒼山好上直擬掛吳鉤

和王元美

前人

雁塞歸來客雞邱見在身憐君朱紱肯對我白頭人月寫

恒山畫樽開北海春長褰馬上夢回首亦何頻

金山寺

康應乾

橫江一柱鎮中流天塹奇觀此地收帆影朝飛京口濶鐘  
聲夜渡海門秋樓臺突起金鰲背烟火平臨鐵甕頭借問  
英雄千古事浪花灘點蓼花洲

至夜迎駕

賈名儒

天子郊裡午夜回駿奔供事肅趨陪六飛五色雲中下八  
駿雙龍闕下來河影淡隨宮殿轉漏聲遙傍禁門催履長

以下

闕

毛遂墓

太僕寺丞 申佳胤 永年

一劍橫階氣若何平原淺俠盡消磨  
銅盤熱血驚蠻楚錐穎英魂壯  
滄河碑自蒼蒼看獨峙世多碌碌  
許誰過幾回憑吊郊南墓野樹  
虹光滿碧蘿

前題

檢討 申涵昉 永年

老樹雲封古碣平銅盤軟血氣如生  
平原夜月烟蘿滿風雨時聞一劍鳴

輓王烈女

邑令 賈益謙 陽城

夙能嫻女誠顛沛竟成仁節烈高三  
輔網常寄一身孤芳



留信使曠典勒楓宸貞性千秋在寧同草木湮

訪邑令朱方峽棄官隱居蘇門

二首  
之一

殷岳

日月經天地霧霾蔽其照舟楫涉江河或時阻風暴神鬼  
拘氣數魑魅逞燭竈大患吾有身所重在聞道生當諸老  
後嘉言日來告君子審知幾空山隱文豹

容官渡除夕詠懷

六首  
之二

前人

先子古遺直歷官無越思敬勤如一日常恐負虛位比善  
於嘉禾培信罔弗至除惡絕本根芟夷惟力視剛德不干  
時何為壹以是慟哉生三季終為姦人忌

有弟秉家訓守身如處女讀書恥雷同可否無齟齬卓犖  
名世資毅然道自許余少鄙繩墨相規極痛楚一朝殉國  
難吾獨誰與語

雲間有懷申鳧盟

前人

正初君北轅嗚我守故樓厭我汗漫遊勤及往者迷計君  
纜抵燕柴門繫馬嘶嘶聲動客愁心跡自垂睽冬卧賀蘭  
麓春泛吳淞溪形神爍歲華半載極東西夸父死逐日丈  
人老濯畦勞逸非齊物吾當任天倪

田村看竹歌

前人

平生愛竹緣分薄草堂插檻水土惡東距漳千十五里把  
甕灌之苦輟作數年移種法屢更竹醉竹醒無矩矱曩昔  
為客老江臯是處蕭蕭響寒籟偶來紫山見流泉溯遊徙  
之有阿閭閭東琅玕千萬青竿竿拂雲搖碧落小橋隔水  
曲檻幽梅花亭外桐莫莫叶絕怪石倚雲根何當巨觥兩  
三酌看竹何可少主人徙倚欲留無棲泊

三月一日詩

殷淵

念亂悲京國風飈日暝眩亡人歎自聖豐澤長羣姦猶市  
相勾竊忠厚良靡堅賊臣當權柄養癰襄水南干盾厯星

草號台風雨繁整伍當西寇三秋扶兩藩緹繫諸王子宮  
袖泣嬋娟漢家翻社稷莽操竊中原遂使諸豕發兀兀寇  
秦閔山河控百二指顧入長安大竊仁義聞州縣屢聞然  
倒戈噓前鹿斷踵執後鞭青組垂尺二抱節不堅完不解  
廉恥貴生望滿當前妻孥羈陷竄相說遇時艱更選丞髦  
士編綬三晉間騎驢亡馬從單笑誠汗顏何以坐堂上錦  
屏開大筵何以御羣下鞭朴作威嚴明明天子國幽亦鬼  
可瞰所具無毳羽狗彘同曲拳避亂任高嶺俯視見千巖  
共道綱常禮戲謔請暫捐身名自轉睫出處未週全卜筮

祝幽意所恃良不專此身如芥草古義殊弗傳丈夫貴磊  
落坎珂復何言鄙意拄傾屢趨趨火衆然寧辭天自下不  
受賊黨控左手躍長戈右手抗鋼鐔立語寫辭話它懷久  
以蠲君兮各努力毋令識者憐

上蒙大人請告詩

前人

一杖幡然老林泉事已幽空囊人自笑滿架我何愁民社  
還明主桑麻訪舊遊原無時俗意歸去已悠悠

秋雨郝元直申晷盟集小齋見志

前人

肝膽藏無地鬚眉笑獨貧長懷天下計猶作布衣人漉亂

雞澤縣志  
秋階草星浮積水蘋二三知己客把酒更持論

燕邸和素園申先生九日作

前人

清秋高野可人娛風雨淒淒興味孤  
數道楸枰留醉客一簾草樹宿山癯  
偶來京國龍魚嘯可道家園兄弟俱  
花發滿前愁不盡海天何地說尊鱸

燕子磯阻風因遊鴻濟寺三台諸洞與家兄聯句

行舟泊燕磯風雨若為留

崇山

暑氣延初夏濤聲齒遠洲

淵漁罾翻蜀錦客劍倚吳鉤

崇山

未了乘帆願寧當縱壑

求 淵清溪拖曲磴靈壁墮危榭

崇山

出巖僧寂寂坐樹鳥

啾啾

淵

茅屋露空翠  
杉梯引斷齒

崇山

惟堪猿上下  
時共

我優游

淵

風濤渡河曲  
潯雨下徐州

崇山

非自乘桴海  
其

誰泛蠡舟

淵

相思高乙夜  
雙影照中流

崇山

渺渺秋天聚

明朝幸石尤

淵

吊黃溝李將軍墓

前人

銅焦鐵騎晚來空  
萬派寒沙一壠風  
欲叩石人渾不語  
夕

陽衰草括英雄

舟過小孤山  
峯巒秀拔竦立雲表  
心目肅然因憶先

輩云山稱孤獨  
子廟塑女郎形  
爰作此詩以洗山

靈之色

康爾祚

中流屹立鎮江鄉  
磊落孤貞迥邁常  
八面風波渾不撼  
千秋骨鯁目能剛  
雲開時挹端凝相  
嵐重難親耿介光  
繞指世情深浩歎  
仰瞻絕壁鬱蒼蒼

過雞邑遊姜明府治水亭

諸生

王四留

中州

烟雲籠樹紫霞傳  
萬姓傾心構此亭  
座上金猊間作篆  
堦前白鶴自梳翎  
欲澆客面沾村酒  
好助詩腸對畫屏  
政教何如人詠德  
翠微深處隴頭聽

前題次韻

齊祖望



覓勝青郊客馬停滿蹊桃李覆新亭  
翹紗日細蛛懸網砌草烟深鶴墮翎  
東郡舍前波似席西湖岸上柳如屏  
蒼茫萬頃桑田徧曲水流音靜可聽

重過李將軍墓

苑育蕃

一年重到此野水危橋渡連河浩白沙  
荒林淡日暮碑橫殘草中其上千村路  
我來疑非昔走馬回相顧冥霧帶秋原  
高崗立狐兔麟閣亦何年但見青邱故  
古來勲名人幾識從前悞

晴雨眺西山

前人

山氣今茲變貪看不厭勞地窮連嶂起天斷數峯高空裏  
生青靄雲餘泛白濤寧辭着屐齒選勝有其曹

辛丑仲冬寶坻學宮

五首  
之二

前人

何事增憂切微官我悞尋窮愁仍未減疲役倍相侵寒夜  
一天月高城萬戶砧不眠燈欲盡誰識異鄉心  
自別家林遠于心猶未平夢餘千種緒夜半一時情海動  
晨光白天寒曙色清淒淒薄宦者邊際一孤城

于家口

前人

路入林涯盡處回平橋碧草覆莓苔依村渡口輕舟繫隔

水漁人短棹來溪引衝烟過鳥去岸留隨葉動花開此中  
可許披裘坐誰肯掄竿向釣臺

廣濟寺諸友夜坐

前人

招提引興共登臺諸友論文向夜來並膝廬山俱舊好齊  
名鄴下自多才雲移皓月踈簾滿人立殘鐘古殿開久話  
應隨花雨散林間衣露復徘徊

重遊三教寺

前人

遠向孤村一徑通風烟非復舊葱葱平壇木老重門外古  
井沙明落照中地感蕭條時與變人憐遲暮物俱同不須

遠問千年事今昔驚看悶吐空

丁家庄觀沙河呈朱明府三十韻

齊祖望

草枯大野白葉落空林暮瘦日色添澹紛披遙樹我行  
停沙水水涸沙橫素馬蹄踏荒榛蕭颯奔駭兔水殘陽欲  
轉岸裂陰仍返舊時波中柳垂根赤鬚布面望小橋起穹  
窿可十步冉冉見征塵知是邢襄路前村入縣境惆悵寒  
汀鷺坦衍忽成新溪壑已非故一溝細如縷洪流豈能注  
憶昔夏秋交連霖霖雨澍水漲高邱平霖茫接烟霧穴波  
狐狸愁巢低鳥雀怖驚龍奮長鬣木黍隨流仆夜聞屋垣

崩啾啾哭鄰婦倉皇患正迫翻覆計何誤蟻穴時假毛鼠  
牙尚爭訴桑梓非秦越况乃同舟渡及時共調停奚為相  
抵梧築舍謀豈就積薪火方厝斯民亦何辜若被庸人悞  
龍門鑿可通瓠子防猶固孰云此微涓無能殺其怒我侯  
天下士英年好風度珠玉淨文心甲兵足武庫乘鬼翔我  
里濟川有奇負問闕議論喧剖析才華裕曲直雖異情春  
念無殊顧願君希禹功作我中流柱

東遊次槐橋

前人

離家五十里旅况更凄然萬柳含秋色孤村起暮烟園花

今日別客馬幾時旋野老慙慙語鄉情尚自牽

梁家淺渡河

前人

落落疎星暗船開古渡頭秋陰平野合朝翠遠山浮岸近  
疑相近波深似不流渺茫烟水際何處起沙鷗

久雨寄懷嚴公偉總戎二首

前人

雨濕山光細空階暗綠莎江干誰載酒海內正投戈名士  
風流遠窮途感慨多思君三峽下烟水奈愁何

寂寂連宵雨松闌草色迎江添兩岸濶雲合萬山平劍氣  
凌霜古燈花入夜明西陵知己貴惆悵此時情

會盟臺

前人

周靈御極頌王命晉悼稱雄尚霸才  
九國君臣爭共主千秋事業見孤臺  
旁臨古水輕烟散背接高城遠翠來  
多少旌旗飛遠處流霞滿目野花開

太行道中

八首之二

前人

萬嶺嵯峨一水分早寒初凍碧山雲  
避人飛鳥空中見伏地鳴泉足底聞  
袖惹殘霞時隱映鞭揮落葉自披紛  
細尋幽勝停觀久繫馬蒼松散鹿羣

怪石枯藤滿眼前異鄉遊子興悽然  
千峯夾路全無日一

綠當空尚有天陰翠襲人衣袖  
冷凍雲迷望錦屏連山頭  
那復樵夫到多少蒼松不記年

將赴巴東留別長安諸友

前人

蜀道遠聞戰馬鳴孤帆雲外指  
荒城開樽且共三更醉仗  
劍何辭萬里行燕市樓臺迷  
雁影荆門山水入猿聲丈夫  
離合尋常事無奈巴江夜雨驚

獲嘉懷古

前人

半榻秋陰欲暗百錢村酒堪沽  
聞道竹林風景蕭然衰柳  
啼鳴



賦得火樹銀花合

齊超倫

昇平多樂事，況復際良辰。  
火樹連星動，銀花映月真。  
聲喧驚宿鳥，光燦逐遊人。  
呼友攜醪醕，同歌萬歲春。

憶家軼少

齊淑倫

金臺八月雁連行，目極征輪歸故鄉。  
準擬先鞭同祖逖，寧知峻坂失孫陽。  
遷流律呂秋尤老，寂寞琴書刻漏長。  
更值年華催短鬢，思兄不禁九迴腸。

漢口渡江達武昌遇風

前人

朔風吹浪大江頭，鄂渚奇觀指顧收。  
樓閣爭巖浮兩岸，魚

龍跋躍撼中流日昏練影疑飛雪人逐洪濤不見舟為竭  
馳驅膽愈壯宗生事業足千秋

擬限字作

田梓

千尺桃花萬丈溪十年九戍隴函西寸腸百結三更雨半  
榻孤燈五夜雞八駿雙馳四塞迥七絃一闕兩心齊六軍  
駐馬知何處愁聽鶯聲二月啼

滄河

王寬

滄滄一帶水流聲亘古滄河繞趙城堪向中流繫祖楫好  
從清湍濯孺纓銅爐斷岸千秋湧鐵鍛波心一派清幾度

湘涸遠攬轡安同洗耳去逃名

過漂母祠

齊 封

漂母祠前水仍同舊日流  
我來漂絮處人逝已千秋  
竚立不能去飄風吹敝裘  
一飯何足道所重在雙眸  
重瞳號英武執戟丈夫羞  
豁達如龍準應慚夜月  
求不謂一女子而能識  
韓侯進食不望報一語  
聖賢倚淮水有時竭  
高風亘古留人生貴知  
已千金安足酬

贈邑令郎明府

前 人

翩翩公子暫飛鳧有譜傳家治績殊  
半榻琴書長物少一

庭花草訟人無繪圖和淚于  
明主發粟流膏起餓癯百  
里奚能羈鳳翼願為霖雨潤寰區

恭和

御製射柳亭詩原韻二首

庚午八月委磁辦  
道適在其地賦此

臣王光燮

神功聖德軼前雄  
四表光昭決拾中  
自是駟虞微應節  
非闕羽獵耀從風  
時巡補助貽謀合  
和會趨踰盛烈同  
法祖勤民惟敬畏  
不須引滿試調弓

滄水廣山地勢雄  
萬騎雲集綠楊中  
亭前宿鳥依舒日

外飛鴻望遠風已見恩膏四野遍  
遠知景物八埏同小臣  
簪筆慚枚馬時邁颶歌縻矢弓

盟臺懷古

杜學詩

玉帛全銷霸業收猶餘故壘在  
雞邱堦前衰艸蒼苔滿臺  
上荒榛牧豎遊夜月空明殘  
砌畔秋風遙起舊城頭殷勤  
欲問春秋事滄水寒聲咽不流

靈棘行

邑今王光燮武進

武安廟中挺靈棘  
枝葉蕭疎幹扶直  
霜皮溜雨八尺圍  
榮枯相半蒼蒼色  
梧寒梨病堪嗟吁  
堅剛不受風霜蝕  
小棗

奚澤集卷之二十一  
安能獨久延栽培端賴神明力憶昔嚴威震襄荆一木孤  
撐大廈傾阿瞞不敢窺巴蜀仲謀亦復斂縱橫誰識金刀  
歷數盡瞬息棟折而榱崩浩氣未平何所寄婆婆生意長  
向榮繚繞香烟騰紫霧雞邱最爾時呵護在宋雲霄戰蚩  
尤近聞射水蛟却步遺愛勿翦召甘棠論功特呼馮大樹  
廟貌我我棘巍巍千年不盡靈根慕

會盟臺

烟痕漠漠水痕平蕭索荒臺傍舊城千古牲牢埋熱血一  
天風雨鎖寒盟尊王空復誇三晉挾主何堪問兩京太息

雄圖銷盡後古碑剝落草縱橫

鳳起山

小築林邱問已經  
覽輝並擬構新亭  
幾年屏幃開圖畫  
半郭烟巒入杳冥  
官閣春融晴樹綠  
井廬夕照晚山青  
無邊明月邊桓步  
驚起沙鷗撲水汀

雞邱八景

甯城劉壘兩蕭然  
惟有盟臺入史編  
晉悼不知尊錫命  
滄

陽北去盡桑田

晉侯盟臺

獨扶炎漢意何深  
枯棘猶留未死心  
若得少陵過此地不

應獨賦栢森森

閨廟  
靈棘

鳳起山頭月半環五更曙色滿烟鬟青鸞舞罷姮娥鏡又

見朝陽五色斑

鳳山  
曉月

春風冉冉入洛溪宿麥連雲千畝齊欲話桑麻停短棹忽

聽布穀隴頭啼

洛浦  
春畦

全身曾說夢丹墀石佛緣何浸綠漪果使慈航能渡世應

教花雨滿神池

石佛  
神池

澤國千村水四圍碧霞宮殿轉栽魏雲烟漠漠青畦外好

擬題詩上翠微

金龍  
飛閣



樓閣空中照眼明夕陰廣野氣成城層樓疊雉終難久始

信秦優有鑑衡

古城  
幻影

冀野千年近紫宸河山依舊治功新安濶慶後渾無事載

酒新亭看隴春

治水  
新亭

### 祝景縣公壽辰二首

邑人

何朝相

節序欣隨梅雨和一庭皎月照洛河薰風四座清琴鶴惠  
政千門試咏歌循績應時承帝簡神君指日沐天波種  
花滿縣逢初度共進三多衍慶多

長庚燦燦五雲隈日麗琴堂壽域開圖自篋中瞻五岳人

從座上識三台金莖承露來仙掌絳節和恩下帝階載  
道口碑歌父母居然花縣有蓬萊

廟臺踏青

前人

徐步行來古廟臺繁華競秀及時開遠觀雖少山河景近  
觀却多文武才萬物一天皆吐色斯人滿地共啣杯南牕  
安坐凄然意那似行遊一暢哉

賦得 御製沙柳暗藏橋

前人

煙雲層疊繞沙隈極目蒼茫柳不開向外渾疑無處渡從  
中方見有人來魚梁不盡瀟瀟水堤樹遠飄細細埃此日

憑臨天地小，依欄情興獨徘徊。

賦得選續名詩

前人

自古稱佳句，聖朝亦重詩。酬知既愧拙，選續莫嫌遲。振奮搜羅志，慙慙倣倣期。按翻叢雅韻，檢閱夥名詞。俊逸參軍筆，清新開府思。吟呻功到後，免賦獻當時。

盟臺懷古

六皖

方夢祀

物換星移霸業空，當年此地築蒲宮。載書牛耳推三駕，故壘雞邱嘆七雄。上谷銅盤碑沒艸，將軍石馬夜嘶風。高旻木葉蕭蕭下，望魯門東月似弓。

雞城懷古

邑令 王錦林 蕭山

行行雞澤地 衛趙詢遺踪  
劉賈曾分據 金元始列封  
皇朝承勝國 末吏愧新墉  
為慕平原客 軒軒慷慨容

牛尾河挑竣紀事二首

牛河淺狹不通舟 怒肆馮夷浩淼流  
莫定自勞神禹計 決排又奉大官謀  
分明源委東西脉 築壑高深遠近洲  
灌溉有資忘旱溢 無庸重把水亭修

沉壁中流為擊磬 萬夫畚插不辭勞  
披風沐雨籌溝塹 露足泥身弄桔槔  
幾日金堤成鞏固 一朝銀浪息波濤  
晚晴

閒眺鱗塘影揚柳垂垂映綠條

文廟告成紀事

傾頽廟貌露煙熏士習猶知樂采芹欲振毛生留典雅敢

辭魯相任慙懃增鋪金甃輝新制

依大宗伯陳惠華所議文廟慈用黃瓦故云

崇拓卑基煥大文

正殿升高數尺

幾去低回加敬肅鳳頭牛尾漸

生雲

雞邑八景八首

晉侯盟臺

古壘西風起當年會列侯衣裳來魯衛年月紀春秋隱隱

西山影濺濺東滄流蒼茫烟霧裏殘碣立羣鷗

閔帝靈棘

金石扶劉志忠魂百代馨寒枝光日月勁幹薄雷霆烏相  
西臺瑞音槐南省靈金城留翠色孔檜與同青

鳳山曉月

山從平地起良夜試登攀彩鳳參天際銀蟾落照間羅浮  
驚翠羽雲夢繞烟鬟擬覩蓬萊上瑤池印玉環

洛浦春畦

烟波洛浦繞芳草綠萋萋蛙鬧公私地鵝飛高下堤新圃

思欲畫好句夢堪題田叟怡春趣輕鞭緩把犁

石佛神池

何年真佛性清水碧粼粼石企峰頭足泉流彼岸春方塘  
浮寶筏羣鳥喚迷津能濯汚泥染長留智慧神

金龍飛閣

魏魏聳北郭峭拔欲橫飛波浪搖金碧杲暎接翠微步虛  
聲徹漢眺遠影懸輝小向橋邊立天花落指揮

古城幻影

農桑今樂土前古幾塵兵偶值雲烟結旋聞車馬聲望中

懸舊堞影裏列連營曉日清光顯樓臺片刻傾

治水新亭

汨沒牛河水闌千幾獨凭勞勞勤吏績歷歷遠村燈追溯  
波濤險欣看衽席登醉翁如眺此豐樂記新增



補遺

殷宗山行狀

思貢

申涵光

永年

予初識雞澤殷仲宏淵竦然異之已而因仲宏復識其兄  
宗山于燕市修髯廣顙抗首論天下事類世所傳河朔大  
俠者予自視蔑如也予幼時拙訥鄉黨無所稱述人亦紈  
袴視之耳宗山一見引為同氣曰此真吾友遂定交計此  
在己卯之冬去今三十二年矣歷患難生死風波盜賊無  
一事不相共至于文章行誼之交成義兼師友古今有幾  
鮑子哉嗚呼已矣宗山少跣跣好遊狹邪然讀書有領悟

筆力過人與仲宏齊名藝苑仲宏每試輒居其前人人以  
仲宏當早售庚午宗山舉于鄉而仲宏屢擯不錄蓋仲宏  
文刻深宗山文雄博有聲勢故易遇也宗山父大陸公大  
白以鄉舉仕至閩南道副使清剛任氣有邑孝肅海忠介  
之風忤權貴被譖以死宗山兄弟腐心泣血圖雪父冤就  
予讀書郡城午夜風雨嗚嗚然書聲泣聲不辨也癸未不  
第將謁選予以大亂將作約與偕隱宗山瞿然曰誠如子  
言褻裳去之恐不速反瀉足耶即日回里與仲泓結茅西  
山絕頂不復言仕進矣甲申之變予與鉅鹿楊猶龍思聖

各携家避亂山中賊檄仲泓來見不從繼又為崇禎帝發  
喪謀討賊偽令執之不屈死賊凜宗山急宗山方從山中  
載兵械甲胄來未及邑十數里聞變遽易服走賊遣騎追  
之予時先已歸郡為募死士夜馳精甲往迎殺叛奴張問  
仁乃免于難跳身遊江南南和自侍御抱一以漕使駐吳  
往依焉未幾予亦渡江同詣金陵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  
哭隣寓皆驚已而問知其故有來同哭者予以先端愍公  
墓文走華亭秀水與宗山同舟冒風雪擁敗絮孤蓬底咏  
哦相勞苦次歲旋里宗山上疏理第事置佐賊者諸役于

法部檄趨就選得睢寧令皂帽布袍騎驢之官所其治一切務大體抑疆而禮士與民休息民亦安之顧時時念予不置邀予往予硜硜不顧以口腹相累也亦念宗山性質直多迂力勸之歸宗山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自投劾仍騎驢歸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宗山自其先世無邑居所居鄉曰小砦大陸公仕宦二十餘年不能于邑中購一椽宗山歸少葺舊廬為幽廊曲檻予每歲數過從隣邑同人畢至文酒交洽碁聲入夜扁其亭曰喻鳧以予自稱鳧盟子故也而予亦特置遲山堂以為

宗山下榻之地久之宗山日益貧饘粥不繼散解僮僕以  
次賣其舊田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累累堆几案從兄弟之  
紐抱道隱居時相對讀書以為樂自我輩數子外客來多  
謝去不見柴門反鎖間如山居蓋仲宏為人咬冰截鏡意  
不可一世宗山坦易無城府徃徃與野老雜處而其惡見  
比匪面斥不假以詞色則皆有大陸公家法畏之者聞履  
聲輒避去宗山不顧也貧士一善足錄折行輩與交惟恐  
不得當聚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後多成名者邑令  
高其風多敬禮之有大利弊則力陳興革匡令所不逮性

好遊自少時隨宦遍歷岷峨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  
襆被常不解偶遊盤山過燕中宿西郊蕭寺魏相國喬介  
魏光祿象樞引為布衣交公卿多欲見之者一夕逸去天  
臺嵩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與予同  
遊泰岱者一同遊百泉林慮者再遊百泉以訪孫徵君先  
生先生喜留夏峰草堂者數日以節槩相黽勉登岱時方  
病腰脊不可屈伸及軟輿歷天門忽大叫奇絕下輿步登  
不知沈疴之在體也與傅泉司維鱗同宿嶽頂予與傅皆  
憊臥朶山欲觀日出已而雨聲浙漉聞少止即起視戶外

以星月隱見為憂喜竟夕不寐也常遊中州愛大魏風土  
將卜居輦致家中書物久之以予不能偕往遂亦不果劉  
撫軍開府寧憂邀與俱登賀蘭山而歸常言小世界殊不  
足往來不得遍遊海外為恨耳猶龍以蜀藩入 覲至軹  
關病不前宗山為左右三月病益亟念非傅青主不能起  
青主者名山太原高士精醫素不易致宗山曰非我自往  
無庸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水石中數日邀青主至其  
重交游急人之難皆此類也少時不作詩睢寧以後成集  
英子曰君才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于律非宜宗山以

為然即焚其稿專力古詩源淳奧博淺人不易上口莽莽  
然肖其為人間作古文詞及尺牘隨手酬答皆蒼然有西  
京遺意六十以外多病齒落獨筋力尚健時時不忘出遊  
予力沮曰我兄弟皆老宜常聚無僕僕道路為也已戒行  
而止者屢矣劉撫軍改鎮閩中武夷之遊時在夢寐曰極  
知老不宜出然死于山水間不猶愈于纏綿牖下耶庚戌  
二月遂決計南行抵閩撫軍留諸幕中未幾將別撫軍徃  
武夷會疾作二日而卒六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武  
夷之志終不果嗚呼惜哉宗山志在四方又有撫軍及吾



郡杜龍巖雲禎在閩為之經理其喪容死非所恨獨惜中  
道失我良朋老懷益寂寞難遣耳而或者怪予不力沮之  
嗟乎宗山遭際之窮人生所未有也父弟皆被禍慘矣壯  
歲拂衣本圖娛老老來家道齟齬非人所能堪故此行亦  
聽之以其在外而安也亦孰料其遽至此哉仲泓死無子  
宗山亦無子近族中無可為嗣者乃以之紐之孫渥為嗣  
宗山名岳字伯巖宗山其別號也先世馬邑人遷雞澤數  
世矣隱于農至大陸公始以儒起家娶夫人田氏生宗山  
兄弟宗山娶康氏生一女適曲周張憲仲數娶妾皆無所

出嗚呼其命也夫